

LILJEN FUGLEN SKUESPILLERINDE

百合·飞鸟·女演员

[丹]日兰·克尔凯郭尔◎著 京不特◎译



LILJEN PAA MARKEN OG FUGLEN UNDER HIMLEN
原野里的百合和天空下的飞鸟

KRISEN OG EN KRISE I EN SKUESPILLERINDES LIV
一个女演员生活中的危机



克尔凯郭尔镜像
KIERKEGAARD IN THE MIRRORS

华夏出版社



克尔凯郭尔镜像
KIERKEGAARD IN THE MIRRORS

原野里的百合和天空下的飞鸟 一个女演员生活中的危机

基督教在某种意义上相比于诗歌——诗歌是愿望着的、迷人的、麻醉者的，将生命的现实转换为东方的梦想，正如一个年轻的女孩能够向往整天躺在沙发上，并让自己着魔时的情形——并且恰恰是永恒性的诗歌。

出版这一小小的文章的念头很吸引我，我对此抱着希望，如同是一种天意暗示，即使它是一种无足轻重、一个无辜的事件，我的慵懒和沉郁既没有变得更多，也不更少。

——克尔凯郭尔

《原野里的百合和天空下的飞鸟》是克尔凯郭尔关于宗教人生的陶冶性讲演，他由此成为一个拒绝教堂的本真基督徒，他反复提到耶稣登山宝训中的段落——关于原野里的百合不劳作、不织衣和天空中的飞鸟不收获、不积聚，并以其诚喻性作为终结语；《一个女演员的生活中的危机》是典型的克尔凯郭尔式的审美散文，他说的是青春的、偶然的、无常的东西和成熟的、永恒的、本质的东西。

——京不特

主持编辑 || 夏筱雅

责任编辑 || 夏筱雅

封面设计 || 闫志杰 刘佳景

ISBN 7-5080-3627-1



9 787508 036274 >

ISBN7-5080-3627-1 定价：10.00 元

克尔凯郭尔镜像

KIERKEGAARD IN THE MIRRORS

百合·飞鸟·女演员

[丹] 日兰·克尔凯郭尔 著

京不特 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合·飞鸟·女演员/(丹)克尔凯郭尔著;京不特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11

(克尔凯郭尔镜像)

ISBN 7-5080-3627-1

I. 百… II. ①克…②京… III. 散文-作品集-丹麦-现代 IV. I53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8011 号

出版发行: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人民文学印刷厂

版 次:2004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 × 1230 1/32

印 张:3.875

字 数:71 千字

定 价:10.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译者琐语	1
原野里的百合和天空下的飞鸟	15
一个女演员生活中的危机	81
附 录	117



译者琐语

基尔克郭尔的著作如果按哲学的分类来看的话，应当说属于人生哲学类。相对于德国黑格尔主义的传统历史哲学，基尔克郭尔哲学也可以说是个体人灵魂史的哲学。在他的笔名创作中，他给出了审美人生、伦理人生、宗教人生等不同阶段。他以笔名作品写出了玩世不恭的价值虚无主义者和有着个人伦理的道德者、他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以及他们对浑浑噩噩的随波逐流者的批判。同时他也以个人存在的立场批判了黑格尔主义的“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虚无主义者的审美和道德者的伦理投入这两个阶段都是基尔克郭尔自己所经历的。而另一个更高的阶段，宗教阶段，则是他写得最多却无法真正达到的。虽然基尔克郭尔写了许多宗教感化讲演，但他所理解的基督教却是纯粹的个人信仰，而不是一种社会教化。他的宗教感化讲演其实是用于人生安慰。有一点是明确的：基尔克郭尔对丹麦的基督教教会持有一种敌对态度，他抨击教会的意识形态。他对基督的选择是一种超越了现有文化的个人对那现有文

化中的“善”的价值选择，因而他成为了一个拒绝教堂的本真基督徒。也正是从他的人生中（作为宗教的人），我们能够得到这样的启发：一个人从个人存在出发其实可以是一个本真的共产主义者——而这样的个人理想伦理正是“一个通过个人选择而成就的共产主义者”的人生观。结合自己的人生经验，作为译者的我也能清晰地看见这样的一种个人和文化的关系之发展：个体人受文化传统压迫——个体人否定文化传统（反叛文化）——个体人立足于自己的心灵自由而在文化传统中进行去恶取善的选择。在南丹麦大学哲学系所进行的《基尔克郭尔：自我与『那个体的』和『那普遍的』²之关系》讲演中，我也粗略地提及了这个观点：“一种作为个体的现代人的伦理选择：人道主义——站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这也是我在《自我的辩证法》中所得出的结论。“一个人道主义社会的基本立足依据必须是个人主义，而一个道德个人的伦理理念最终将是人道主义。”

……人道主义可以是一种作为个人选择的伦理的社会主义精神、共产主义精神、佛教精神、伊斯兰精神、基督教精神等等，但决不是一种作为“人类的必然终极目标”的佛教政治、伊斯兰政治、基督教政治，以及其他意识形态政治。

一个人选择其自我，选择自己的善恶判

断准则的有效性，然后，他去和文化发生关系：如果他在文化之中发现那符合自己的善恶判断准则的文化性内容，他接受它；如果在文化中不存在这样的东西，那么他去创造它；如果在文化之中有着『妨碍人的伦理追求』或者『抑制伦理个人的善恶判断准则有效性』的东西，那么，消灭这种东西。于是，我能这样说：一个个人，一个和独裁统治及洗脑运动作斗争并且反对专制政体国家的个人，一个这样的个人完全可以是一个选择了去做一个『共产主义伦理个人』的本真自我，正如我们在基尔克郭尔的立场上能够看见，一个本真的基督教个人拒绝和反对那现有的基督教会。从某种意义上，我说我是在谈论一种内在经验，因为我自己恰恰就是一直在努力着去成为一个这样的本真社会主义者或者本真共产主义者。

——《基尔克郭尔：自我与『那个体的』和『那普遍的』之关系》

* * * *

百合和飞鸟的主题是基尔克郭尔所特别喜欢的主
题，他在各种讲演中多次用到了百合和飞鸟的类比。³

这里的《原野里的百合和天空下的飞鸟》出版于

1849年5月14日，同时于索伦基尔克郭尔的《非此即彼》的第二次印刷本。按基尔克郭尔原本的打算，《非此即彼》的出版是伴随着1843年的两个陶冶性讲演，但因为文本中所蕴含的许多都关联到基尔克郭尔和瑞吉娜的婚约事件（我们知道，基尔克郭尔订婚后又解除了婚约）而没有同时出版。

关于《原野里的百合和天空下的飞鸟》，基尔克郭尔在日记中曾这样写：“在这些演讲之中，诗歌和基督教之间的冲突得以展开。基督教在某种意义上相比于诗歌（诗歌是愿望着的、迷人的、麻醉者的，将生命的现实转换为东方的梦想，正如一个年轻的女孩能够向往整天躺在沙发上并让自己着魔时的情形）怎样是散文——并且恰恰也是永恒性的诗歌。当然，百合和飞鸟，就是说，自然之描述，这次得到更多诗意色彩和灿烂，正是为了展示：『那诗意的』应当被去掉。因为，如果诗歌真的要沦陷（不是因为一个阴阳怪气的牧师的言语），那么，它就应当是穿着礼服的。”

在这个讲演之中，基尔克郭尔反复地谈及了“忧虑”的问题。他从对自由这个概念的演义出发提出“每天都有自己的烦恼而不去为明天担忧”，就是说，不要去沉浸在不必要的忧虑之中。尼尔斯·托马森在《不幸和幸福》中这样论述基尔克郭尔的“忧虑”：

既然那有限的东西总是不确定的、流转的，并且会被失去，所以这是一种漫无边际的忧虑。这主题在对审

美存在的批判中出现——在《非此即彼》的第二部分（3,170-180）中通过法官威尔海姆而清楚并且有力地提出。另外，它也在那些陶冶性讲演中出现，在这里基尔克郭尔重复地联系到了耶稣登山宝训中的一个段落——关于原野里的百合不劳作不织衣和天空中的飞鸟不收获不积聚，做为那诚喻性的终结语，这里我按照基尔克郭尔的文字而将之摘出（并且由此也看出当时很普遍的圣经翻译）：

因此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每天都有其足够的烦恼。（13, 15）

这样，在《不同精神中的陶冶讲演》中的第二部分就是一个对于这段文字的解释，并且特别是论述了各种对经济拮据的担忧。在《基督教的讲演》的第一部分，以《异教徒的担忧》为标题，则是一个对于这段文字以七个讲演的形式作出的解读。同样在《原野里的百合和天空下的飞鸟》的文本中也是如此。另外，基尔克郭尔经常使用兴趣这个词来代替忧虑。以这样的方式在《哲学碎片的终结性的非科学后记》中谈及了那单个的人无限地将兴趣设定在其自身的存在，同时也谈及了关于单个的人对那极乐至福的忧虑。

法官威尔海姆对于那些审美者的批判是最精简的：为某种人们所无法控制的东西而生活着，这是绝望的，不管这个人自己是不是意识到这一点——我们知道他

完全也可以说这是“不幸的”。在这种“有限的忧虑”中，那个体的人对于他自己总是缺席的。在他的讲演中，基尔克郭尔使用了许多词语来精心描述，说明是什么东西把那出毛病的忧虑和那正确的忧虑区分开。虽然他不管是对于“经济拮据的担忧可以是真实的”还是对于“生存可以是艰难的”都没有视而不见，但他一如既往地不去把注意力放在那外在的变化上，而只是对于个体的人用以承担生活的那态度感兴趣：“因此，对经济拮据的担忧是那陷阱——其中没有任何外在力量、任何现实性能够来捕获一个人，但是其中只有他自己能够捕获自己，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如果他不想满足于这是人。”（11,163）他不想满足于这“是人”，就是说想要“是上帝”，就是说以为自己是自己的存在的主宰者。而这和“迷失于那尘俗的东西”就是同一回事了。

基尔克郭尔认为，人应当将这种尘世间的忧虑抛给上帝，因而得到那无条件的快乐。“这无条件的快乐正是相对于上帝的快乐，相对于上帝和在上帝那里你总是能够无条件地感到快乐。”他要求人们向那飞鸟和百合学习，而只有在面临“那罪的忧虑”时才有所不同并且要求更多。

如果说《原野里的百合和天空下的飞鸟》是宗教人生的陶冶性讲演，那么《一个女演员生活中的危机》就是典型的基尔克郭尔式的审美散文。

“一个女演员生活中的危机”本来连载于 1848 年

的《祖国》杂志上，它是一篇关于丹麦女演员海贝尔夫人的文章。这篇文章为当时的戏剧批评划出了一道分水线；在这本书中，女演员约翰娜·露易丝·海贝尔（JohanneLouiseHeiberg）被严肃地作为艺术家对待。

约翰娜·露易丝·海贝尔（1812 - 1890）是丹麦王家剧院的首席女士，也是丹麦文学（剧作）家约翰路德维希海贝尔（JohanLudvigHeiberg, 1791 - 1860）的妻子。1828年12月2日莎士比亚的《罗密欧和朱丽叶》首次在丹麦上演，当时不足十六岁的约翰娜·露易丝·佩特格（她尚未嫁给海贝尔）演朱丽叶。她成为那时候出色的演员——基尔克郭尔在《非此即彼》的“最初之爱”中就曾描述她扮演的艾玛琳。1845年，《罗密欧和朱丽叶》再次进入节目单，十六岁的艾玛·梅耶演女主角（但没有被剧院正式雇佣）；到了1847年三十四岁的海贝尔夫人重演她从前所演的角色。

文章是在写成之后一年半才刊登出来的，并且是匿名的“间于和间于”⁴。基尔克郭尔之所以等了一年半才匿名发表这篇文章，原因也许可以在他的日记（1847年7月）中读到：

这些日子我想到让那篇小小的文章“一个女演员生活中的危机”印发在《祖国》杂志上。理由如下——这些理由并不重要但有着说服力，因此我首先必须将它们置于一种批评之下。我认为，海贝尔夫人，部分地也加上之

前那篇关于尼尔森女士的文章，应当得到这样的一种评论。我也多少想要惹一下海贝尔。这样我能够说出一些本来不会以这样的方式，如此轻松、如此交谈性地说出的话。我很高兴听从基俞德瓦德（《祖国》的编辑）的话，他要求如此。说这些首先是因为：现在我长期地纯粹关注于那『宗教的』，这样人们也许就会尝试着要给出一种这样的感觉：我有所改变、我变得如此（前所未有地）严肃，以至于文学上的攻击使得我神圣；于是，牵涉到我的宗教性，人们又会给出这样一种表象：这就是一个人，当他的年龄变得更大时，所求助于的东西。这是一种异端的说法，我认为反击这种异端是极其重要的。我全部创作中的神经根本地就在于此：在我写《非此即彼》的时候，我本质地是宗教者。因此，我的想法就是：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再一次展示那可能性，是有裨益的。我认为我的工作正是在此之中：『不断地能够』达成那东西——那被世界之虚妄和世俗作为『最高的』来追求的东西，并且，世界之虚妄和世俗从这种所谓『最高』的观点出发能够高雅地将那『宗教的』看成是『被归减后的主体意识』的对象——『不断地能够，但在本质上想要』。有时候世界会是如此虚弱：如果它

相信，那宣示『那宗教的』的人是一个不能达成『那审美的』的人，那么它就忽略掉『那宗教的』……

在基尔克郭尔这一反思之后，他认定这篇文章不应当被印发，因为他怕这篇文章会激怒一些从前在基督教方面受过他影响的人们。在之前，每当基尔克郭尔发表一些审美的文本时，他总是以一些基督教的陶冶讲演作为陪伴性的发表物；但是在他写完了这篇文章之后，他手头没有相应的宗教性文本。另外他觉得，虽然这是篇小小的文章，但由于它是谈论海贝尔夫人的，因而它所引发的轰动会比大部头的书更强烈。不久，基尔克郭尔改变了主意：

不，这篇小文章应当出去。我所陷入的仅仅只是沉郁的反思。在最近的一段日子里我一直有着这样的想法，以为我马上就会死去，并且因此而不断地产生一种『在死后出版它』的希望。而这时又出现了要出版这一小小的文章的想法；这念头很吸引我；同时基俞德瓦德也这样说；我对此抱着希望，如同是一种天意暗示——然后，我沉郁的反思现在改变了这事情，这事情本来不可否认地是一种无足轻重、一个无辜的事件、一种我曾向往通过使得某些单个的人高兴而为自己带来的小小喜悦——我沉郁的反思随后就将之如此极端地

改变为某种东西，以至于我仿佛会遭到极大的愤慨、仿佛上帝会放开我。这是懒慵、沉郁，既不更多，也不更少。

文章以拉丁语笔名“间于和间于”匿名发表。但在 1851 年，在基尔克郭尔印发《我的写作活动》时，他说明了自己是这篇文章的作者，并且，他给海贝尔夫人寄了一本，连同一封信（1856 年，海贝尔夫人将这信印发在《哥本哈根邮报》上）：

献给

幸运的女艺术家，其可感性和意志力量
则——又一次是多么幸运——恰恰与其幸运
一样大，
海贝尔夫人

本书作者字。

这里决不是以此来劝说您阅读这本小小的、在最后——也许在远远没有达到最后之前——就会让人感到枯燥和疲劳的书，这丝毫不是我的意图。

不。但是在书中的某个地方谈及了一篇小小的由笔名 InteretInter（间于和间于）所写的审美文章“一个女演员生活中的危机”，发表于《祖国》1848 第 188 - 191 期。假如您那

时曾偶然地注意到这篇文章，那么，我很高兴能够告诉我自己，您，海贝尔夫人，知道这篇小小的文章属于我的作品；并且，这可以从这本书中看到。假如您那时不曾注意到这篇文章，那么，作者就有这样的愿望：您会找到一段空闲的时光能够以阅读它来填充这时光。因为，如果您——我只是恳求一小会儿时间并且只是为这事而恳求——如果您允许我这样说：这篇小小的文章特别地关系到您。不管在那时有很多还是很少人阅读它——如果它不曾为您所阅读，那么它，根据作者的看法，就尚未达到其定性。相反，假如它已经被您阅读——如果它看来是，尽管并不一定是完美地，但却幸运地与您对这主题的看法相一致的话，那么它，根据作者的看法，就完完全全地达到了其定性。

在这篇文章之中基尔克郭尔谈论了时间和“变形”（*metamorphose*）的问题，这其实也是一个“成为”的问题。“成为”是黑格尔和基尔克郭尔都关心的问题，对于他们，“精神”都不是一种静止的“是精神”，而是一种通过运动变化而达成的“成为精神”。尼尔斯·托马森在《不幸和幸福》中写道：“成为构建出历史。以这样的方式，自然万物也有着历史，虽然是以一种不完美的形式。只有人，才有着根本意义上的历史。人是对于现世

的和永恒的的一种综合，他对于时间的关系不是单义的 或者用基尔克郭尔的话说 这关系是辩证的。”成为” 不仅仅是伦理学的，它也是审美的。这里我还是直接引用基尔克郭尔自己的文字来说明这一点吧：

有一种抒情诗意，人们可以将之称做青春的抒情诗意；每一个 *erectiorisingenii*（有精神禀赋的）年轻人，都多少具备一点。但愈是有一个年轻人，他作为年轻人具备这一青春的抒情诗意，并且另有一种天才性，这天才性的理念是『青春所具有的抒情诗意』；现在可以问，他将在什么时候写出他最好的抒情诗，难道是在他二十岁的时候么？根本不是。他的最佳抒情诗恰恰要在他年龄更大一些的时候才被写出——在时间拿走了他青春幸运的偶然性的时候 这时 他因而纯理想地、并且因此也是在一种更深刻意义上供奉地使自己去和自己的理念发生关系。那些只感觉到这一最初的『青春之幸运的偶然性』的人们，他们缺乏审美的陶冶，并且因此而发现不了：那种幸运的东西是偶然的、无常的东西，而天才性和对于理念的关系则是那永恒的和本质的东西。

致谢 在这里 我作为《百合·飞鸟·女演员》的翻译者，感谢丹麦艺术部文学中心（The Literature Centre at Danish Arts Agency）在本书出版过程中所提供的支持。

注 释

1. Kierkegaard 的译名很不统一，我选了一个丹麦人能够听懂的译音。出于习惯，且我所见到的其他中文音译离丹麦语的发音更远，所以还是采用“基尔克郭尔”吧。——译者注
2. 中文的句子是汉字的真接组合，所以常有歧义。在哲学专业文本中，歧义往往会带来思维上的混乱。由此，本书中部分正文文字使用了『』标记符号，它成了专用的分隔符，用于容易发生歧义领会之处。有必要说明，『』权权作为分隔符，与原文完全无关。——译者注
- 3 这次我所翻译的《原野里的百合和天空下的飞鸟》和《一个女演员的生活中的危机》都是出自丹麦金色山谷出版社第四版索伦·基尔克郭尔全集的第十四卷。
4. “间于和间于”意为剧场的幕间休息中。——译者注

原野里的百合和天空下的飞鸟

基尔克郭尔的三个虔诚的演说



前 言

（考虑到这本小书出现时的情境，它使得我回想起我的第一个，特别是回想起我的“为我的第一次陶冶演说”的第一个前言，那紧接在《非此即彼》之后、1843年出版的两个陶冶演说的前言）我这样希望，这本小书也使得那『被我带着欣悦和感恩地称作是我的读者的』的特定『单个的人』回想起同样的东西：“它渴望继续作为『那藏匿的』而存在，它在隐蔽之中成为藏匿者，一朵隐藏在大森林之中的小花朵”。在这样的情境之中这本小书会使得他回想起这些；并且，我又希望这本小书将使得他——正如它使得我——回想起那在1844年出版的两个陶冶演说的前言：和那『曾以左手和正以左手达到的』笔名正相反——“它在右手之中被给出”。

1849年5月5日

S. K.

祷 告

在天之父！什么是『作为人』和什么是对『作为人』的虔诚要求，其实也就是那『一个人在和许多人在一起、尤其是在人堆之中时所特别难以知道的』和那『一个人在别处得知的、却在和许多人在一起、尤其是在人堆之中时特别容易被忘记的』：我们必须学习『作为人』，或者说，如果我们忘记了，我们必须从飞鸟和百合那里学习；我们必须学习，虽然不是一下子和一次性地，我们还是能够从它们那里学到某种东西，一小点一小点地学；这一次我们必须在飞鸟和百合那里学会沉默、恭顺和快乐！

在复活主日之后的 第十五个礼拜日的福音

没有人能够侍从两个主，因为一个人必定是要么恨这一个而爱那一个，要么投身于这一个而蔑视那一个。你们不能同时拜上帝和拜金。所以我对你们说，不要去为你们的生命操心，不要为吃的喝的操心；不要为你们的肉体操心，不要为穿的操心。难道生命不比食物更重要、难道肉体不比衣服更重要？看天上的飞鸟；它们不播种、不收割、不储存，而你们在天之父喂养它们；难道你们不比它们更重要么？在你们之中，不用说为之操心，但谁又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为什么要去为衣服操心？看原野里的百合花，它们怎样生长；它们不工作、不纺织。但是我告诉你们，即使是所罗门最荣耀的时候，服饰尚不及这些百合中之一。对于那些在原野上今日存在而明日被扔入火炉的野草，上帝尚且赋予它们如此服饰，难道他不为你们做更多服饰么，你们这些微渺信仰的人们？所以你们无须操心，无须说：我们吃什么或者喝什么或者穿什么。这是异教徒所求；因为你们在天之父知道你们对所有这些东西的所需所求。但

首先寻求上帝的国和他的正义，然后所有这些东西都将赋予你们。所以不要为另一个明天操心，因为明天的这个日子当为其自身操心。每天都有其自身难念的经。¹

—

“观看天空的飞鸟，注目原野中的百合”

然而，在“那诗人”的意义上你可能这样说，并且当那诗人这么说的时侯，这说法恰恰引发你的兴趣：啊，愿我是一只飞鸟，或者愿我像一只飞鸟，像那带着漂游的兴致在大地和海洋之上远飞的自由之鸟，如此贴近天空，向遥远的天涯——啊，我只是觉得被束缚，一再地被束缚，终生牢牢地被钉死在这个地方——在这里日常的忧伤痛苦为我作出居留标志！啊，愿我是一只飞鸟，或者愿我像一只飞鸟，它比一切被大地重力吸引的东西都更轻巧，在空气之上，比空气更轻巧，啊，愿我愿我像那轻巧的飞鸟，在寻找驻足点时甚至在海洋的表面筑巢——啊，还有谁能够以比我更少的运动，只是作出我的动作、听任感觉而由重力依存于我！啊，愿我是一只飞鸟，或者愿我像一只飞鸟，无须任何顾虑，就像那小小的鸣唱之鸟，不管是不是有人在倾听，谦卑地——或者骄傲地诵唱：啊，我没有任何为我的一时一刻、没有任何为我的一切，却分化为千千万万种关怀。啊，愿我是一朵花，或者愿我像那朵原野之中的花朵，幸福地爱上自

己，而在此写上句号——啊，我在自己的心中也感受到这样一种人心的分裂，既不是自恋而割舍一切，也不是钟爱而奉献一切！

如此，这诗人漫不经心地，听上去仿佛他是在叙说那福音书上所说的话，无疑他确实是在使用最强烈的词句来赞颂飞鸟和百合的幸福。然而，让我们再听他怎么说下去。“所以，这差不多就仿佛是一种福音书的残酷，如果去赞颂百合和飞鸟并且说：你应当如此如此——啊，我，在我这里这愿望是如此地如此地真实：啊，愿我像一只天空下的飞鸟，像一朵原野上的百合。但是我应当成为如此，如此愿望却是一种不可能；而恰恰因此，这愿望是如此真挚、如此忧郁、却又如此热烈地存在于我的内心。福音书多么残酷，如此对我说，这简直仿佛就是要迫使我失去理智——我要去作为那『仅仅由我深深地感受的』东西，正如这愿望也因此在我的内心之中——『我不存在和无法存在』。我无法理解福音书；在福音书和我之间有着一种语言差异，如果我能够理解福音书，那么这种差异就会杀死我。”²

这对于诗人与福音书的关系是恒常的；这对于他同样在于他与福音书中关于『作为孩童』的说法间的关系。啊，愿我是一个孩子，诗人这样说，或者愿我像一个孩子那样：“啊，孩子，无邪而快乐”——啊，我则是提前变老的我，罪过的并且悲惨的我！

奇妙了；因为人们其实说得很有道理，那诗人就是

一个孩童。而那诗人还是无法达到对福音书的理解。那是因为，在诗人的生命的根本之中实在地存在着对于『能够成为那愿望所求的东西』的绝望，由这种绝望给出了这“愿望”的诞生，而这愿望是『无告无慰』³发明。因为，这愿望确实能够在一时一刻里起着安慰作用，但是如果仔细考究，则会发现它其实没有起到安慰作用；所以我们说，这愿望其实是由那『无告无慰』所凭空制造出来的那种安慰。多么奇怪的自相矛盾！是的，而那诗人也是这样一种自相矛盾。诗人是那『痛苦』的孩子，但父亲却将之称为『快乐』的儿子。在那痛苦中，这愿望在诗人身上出现了；而这愿望，这炽烈的愿望，它使得人的心变快乐，相比葡萄酒、相比春天最早的花蕾、相比那我们在厌倦了白天而对夜晚的期待之中愉快地对之致意的第一颗星星、相比那破晓时我们对之告别的夜空之中的最后一颗星星，这愿望更能够使得心灵快乐。诗人是『永恒』的孩子，但缺乏『永恒』所具备的严肃性。在诗人想着飞鸟和百合的时候，于是他哭泣；由于他哭泣，他在哭泣之中找到对痛苦的缓和——这愿望，以其巧言雄辩而成为诗人的缓痛：啊，愿我是一只飞鸟，那我在孩提时代的图画书中读到的飞鸟；啊，愿我是原野之中的花朵，那生长在我妈妈的园中的花朵。但是如果我们以福音书的方式对他说：这是严肃性，飞鸟在严肃的意义上是导师，这恰恰正是那严肃性。这时诗人就必定会笑——他拿飞鸟和百合来开玩笑，如此逗笑，以至于

我们所有人，甚至包括有史以来最严肃的人都笑了；但是福音不为他的这种方式所动。福音如此严肃，乃至所有那诗人的忧郁都不影响它，虽然这抑郁改变了世上最严肃的人，使之在某一时刻屈从于诗人而进入诗人的思想，与之一同叹息并且说：亲爱的，这对于你确实是一种不可能！是的，我也不敢说“你应当”；但是福音敢于命令那诗人，对他说他应当如同飞鸟。福音是如此严肃，乃至那诗人最不可抵挡的奇思异想都无法使之进入微笑的状态。

你应当重新成为孩子，于是或者最终你应当开始能够和想要理解那为孩子准备的词汇，这个词汇是所有的孩子都理解的，而你应当去像孩子一样地理解它：你应当。孩子从来不问其根据，孩子不敢、孩子也无须问——这里其一对应于其二：正因为孩子不敢，所以孩子无须问其究竟；因为对于孩子来说，这个『他（她）应当』本身就足以构成依据，而所有依据集为一体也无法在足够的程度上成为孩子所要求的依据。孩子从来不说：我不能。孩子不敢，并且这也并非是真的——这里其一对应于其二：正因为孩子不敢说“我不能”，所以其“不能”就不是真的，而因此就显示了『真相就是孩子的“能”』。因为如果一个人不敢做别的那么『不能』（做这个）就不可能，这是明显得不能再明显了——这里只是牵涉到一个人明确地不敢做别的。而孩子从来不寻找借口或者强调理由，因为孩子由『那可怕的』的真相而

懂得，对于那些没有藏身之处的东西——既然无论在天上还是地下、在客厅还是在花园都没有办法躲开这个“你应当”，我们无法为之找到借口或者理由。而当我们很清楚，如果藏身之处是没有的，那么借口或者理由也就无法存在。当我们由『那可怕的』的真相而知道，借口或者理由是不存在的，这时候，我们自然就不去寻找它，因为不存在的东西是找不到的——而我们也并不去找它；我们只是去做我们应当做的事情。那孩子从不需要长久的深思熟虑；因为在孩子应当去做什么的时候，可能是一瞬间的事情，那么就不会有深思熟虑的机会；即使不是这样，即使这里不是“一瞬间”，在这孩子仍旧应当去做什么的时候——是的，虽然我们给这孩子永恒之久去思虑，这孩子却不会需要这永恒，这孩子会说：要那么多时间干嘛，既然我仍旧应当去做。然而孩子还是接受这时间，然后他（她）会以另一种方式使用这时间，将之用于游戏、嬉乐以及诸如此类；因为那孩子所应当去做的事情，他（她）应当去做——这是确定不变的事情，和深思熟虑毫无关系。

那么让我们根据福音的指导严肃地把百合和飞鸟当做导师。这里说『严肃认真地』，因为福音不至于过份地神圣到无法使用百合和飞鸟的程度，但也不至于世俗到这种程度——乃至它只能够要么是『抑郁地』要么是『微笑地』观察百合和飞鸟。

让我们从作为导师的百合和飞鸟那里学习『沉

默』，或者学着缄默。⁴

因为，很明显，将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是言语——如果谁愿意，也可以这样说——将人区别于百合的标志是言语。然而，并不因为“能够言语是一种长处”，我们就理所当然地能导出“『能够缄默』并非应当是一种艺术”或者“『能够缄默』只应当是一种微不足道的艺术”这样的结论来；恰恰相反，正因为人能够言语，所以『能够缄默』恰恰才正是艺术，而恰恰因为这种人特有的长处如此轻易地诱惑着人，所以对于人来说『能够缄默』才恰恰是一种伟大的艺术。而人可以学习那沉默的导师：百合和飞鸟。

“首先寻求上帝的国和他的正义”

但是，这意味着什么、我将要去做什么，或者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追求——如果我们能够说它是在寻求期盼上帝的国？是不是我应当去努力尝试去得到一个相应于我的能力和精力的职位，以求在其中起作用么？不，你首先应当去寻求上帝的国。是不是我应当去把我的所有财产施舍给穷人们？不，你首先应当去寻求上帝的国。是不是我应当去走上大街向世界传播这种学说？不，你首先应当去寻求上帝的国。但是如果这样，那么是不是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说，没有什么是我所应当去做的？是的，确实如此，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没有什么可做；你应当在最深刻的意义上使得你自己成为『无有』⁵。在上帝面前成为『无有』，学着缄默；起始就在这种沉默

之中，这起始就是『首先去寻求上帝的国』。

这样，虔诚地，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向后退着地，我们走向了起始的地方。起始的地方不是不是我们一开始出发的地方，而是我们要走向的地方。起始的地方就是『变得默然』这种艺术，在上帝面前默然，这是敬畏上帝的起始⁶，因为正如敬畏上帝是智慧的起始，沉默则是敬畏上帝的起始。正如敬畏上帝比智慧的起始更多地是智慧，沉默则比敬畏上帝的起始更多地是敬畏上帝。在这种沉默之中，那『愿望』和那『欲求』的许多想法敬畏地缄口：在这种沉默之中，那『感恩』的丰富言辞敬畏地进入寂静。

『能够言语』是人相对于动物的长处；但是在相关于上帝的时候，对于那能够言语的人，『想言语』很容易起到败坏作用。上帝在天上，而人在地上：所以二者不能交谈。上帝是全知的智慧，而人所知的只是散言碎语：所以二者不能交谈。上帝是爱，而人——正如我们对一个孩子所说——甚至就其自身利益而言也只是一个小小的傻瓜：所以二者不能交谈在一起。只有在非常的畏惧和颤栗之中人才能和上帝交谈；在非常的畏惧和颤栗之中。但是根据一个另外的原因，『在非常的畏惧和颤栗之中言语』是艰难的；因为正如恐惧⁷使得声音在身理上背弃我们，同样『非常的畏惧和颤栗』使得言语在沉默之中成为寂静。那正直的祷告者知道这个；而那不是正直的祷告者的人，他可能在祈祷之中恰恰学到

这个。有着某种东西如此深切地在他心中，一种对他如此重要的事情，『确切地使得上帝能够理解』对于他是如此地重大紧迫，他惟恐自己会在祈祷之中忘记了什么，啊，而如果他忘记了，那么他惟恐上帝就其自身而言不会记住它：所以他要集中精神来衷心炽烈地祷告。而如果他真的这样衷心炽烈地祷告，又会怎样呢？奇妙的事情在他身上发生了；渐渐地由于他在祈祷之中变得越来越衷心炽烈，所以他能够说的东西越来越少，到最后他完全地变得默然。他变得默然，而那可能作为言语对立面并且比沉默更过的则是，他成为一个倾听者。他认为的祷告是言语；而他学得的祷告不仅仅是沉默，也是倾听。就是这样；祷告不是听自己言语，而是渐渐缄默，并且继续缄默，等待，直到祷告者听见上帝。

所以，福音书所说的『首先寻求上帝的国』循循善诱地笼住一个人的嘴，或者说，通过回答每一个他所提出的关于『这是不是他所应当做的事情』的问题说：不，你应当首先寻求上帝的国。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些福音书中的词句这样改写：你应当去以祷告作为开始，并非仿佛（如我们所知）祈祷总是以沉默开始，而是因为这祈祷真正地成为祈祷，然后而成为沉默。首先寻求上帝的国，而这就是说：祷告！如果你问，是的，如果你提及每一种可能性而问着：这个就是我所应当去做的么，而如果我去做这事情，那么它就是寻求上帝的国。但是祷告，就是说，正确地祷告，就是变得默然，而这就是寻

求首先上帝的国。

你能够在百合和飞鸟那里学到这种沉默。就是说，它们的沉默不是艺术，但是在你变得如百合和飞鸟一般地沉默的时候，那么然后你就处在的起始的地方，这就是，首先寻求上帝的国。

在上帝的天空之下，在百合和飞鸟那里，在那里多么庄严，不是么，为什么？去问诗人，他答：因为在那里有着沉默。投向这种庄严的沉默正是他所神往的，他神往着离开人世间的尘嚣——尘嚣之中有太多言语；离开这个世俗人生——人生只是以一种可悲的方式证明了，人通过言语为标志区分于动物。“因为”，诗人将这样说，“与其他相区分固然好，不，我还是远远地更喜欢那里的沉默；我更喜欢它，啊，不，这是无法比拟的，这沉默无限地与那能够言语的人相区分”。诗人认为在自然的沉默之中他感觉到『神圣』的声音；而在人众的忙碌言语之中，他认为不但不感觉到『神圣』的声音，而且丝毫不感觉到人和神圣之间有着什么关系。诗人说：是的不错，言语确实是人相对于动物的长处，——如果人能够缄默。

但是，『能够缄默』，你能够这种在那野外的百合和飞鸟那里学习这种能力，那里有沉默，而在这沉默之中也有着某种神圣的东西。沉默在那里；不仅仅是在一切缄默于那寂静之夜的时候，而且也是在白天振动起上千根音弦而一切如同声海的时候，沉默依旧还是在那里：

一切各安其份，其中没有任何部分去搅扰，而在这些部分构成了集合总体，也同样不打破这神圣的沉默。在那里是沉默。森林默然，即使是在森林细语的时候，它一样也还是默然的。因为这些树，即使是在它们最密集地相傍而立的簇丛之中，它们相依相拥，这恰恰是人所罕有的品格，虽然有预先许下的诺言，人们却很少相依相拥履行其诺言：在我们之间还会是继续这样。大海默然，即使是在大海狂啸的时候，它一样也还是默然的。在最初的一瞬间你可能听错，你听见它在喧哗。假如你性急而带出这样的消息，那么你就冤枉了大海。相反，如果你有更多耐心和时间去更仔细地倾听，那么你，（奇妙地！）你听见沉默；单调也同样是沉默。当沉默在夜晚驻足于风景之中，而你在田野里听那遥远的咆哮，或者你远远地从农人的房中听见那熟悉的狗吠，那么我们就无法说这咆哮或者狗吠打扰了沉默，不，这种声响属于沉默的一部分，秘密地，并且也还是默然地，与这沉默达成一致，它加深扩大这沉默。

让我们现在进一步观察百合和飞鸟，我们将向之学习。飞鸟缄默并且等待：它知道，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完全而坚定地相信，一切在其应发生时发生，所以飞鸟等待；但是它知道，它没有被赋予去知道时间或日子的能力，所以它沉默。在适当的时候这事自然将发生，飞鸟说，其实不是飞鸟在说，它沉默；但它的沉默是言语表达着的，而它的沉默所说的就是，它相信这个，而因为它相

信这个，所以它缄默和等待。在这特定的一瞬间到来的时候，沉默的飞鸟就知道，此刻就是这特定的一瞬间；它使用这一瞬间，而从不会失望。同样，在百合那里，百合缄默和等待。它不会不耐烦地去问“春天什么时候到来？”，因为它知道，在适当的时候春天自然将到来，它知道，它是否可以去决定一年四季的问题，对于它是最没有什么益处的；它不问“什么时候下雨？”或者“什么时候出太阳？”，“我们现在是不是得到太多雨”或者“温度太高”；它不在事先问，今年的夏季将会怎样，多久或者多短：不，它缄默和等待——它是如此简单，但是它却从来不被欺骗；『被欺骗』只能是发生在『聪明』上，而不在『简单』上——『简单』是不欺骗和不被欺骗。然后这特定的一瞬间就到来了，而当这一瞬间到来的时候，那沉默的百合懂得，此刻就是这特定的一瞬间并且使用这一瞬间。啊，你们这些深刻的『简单』导师，那么是不是在一个人言语的时候也能够和“这特定的一瞬间”相遇呢？不，我们只能通过缄默而与这一瞬间相遇；如果我们言语，哪怕我们只说一句话，都会错过这一瞬间，交一臂而失之；这一瞬间只是存在于沉默之中。所以在这一瞬间出现时，人很少真正能够明白而去正确使用它，因为他无法沉默。他无法缄默和等待，也许这能够说明，为什么在这一瞬间出现在他面前时他无法感觉到。因为，虽然这特定的一瞬间孕育了其丰富的意义，它却不会在它的来临之前有任何关于它到来的预告，到来的时

候它来得太急而无法预告，而在到来之前也不存在“预先一瞬间”的时间；这特定的一瞬间也不会带着喧嚣和喊叫地来临，不管这一瞬间本身是怎样意义重大，不喧哗，它悄悄地来，带着比任何生灵最轻的足音更轻的步履，因为它带着『那突然的』所具有的轻盈步履，它偷偷地来了：所以，如果我们想要感觉到“此刻它在这里”，那么我们就必须默然；而在下一瞬间它已经消失，所以如果我们想要成功地使用它，那么我们就必须默然。但是无论如何，一切还是依赖于这特定的瞬间。确实，在许许多多人的生命之中就有着这样的不幸，他们从来没有感觉到这特定的瞬间，在他们的生命之中『那永恒的』和『现世的』只能是相互隔绝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无法缄默。

飞鸟缄默和承受⁸。不管它有着多么深的心灵创伤 它缄默 基于『荒漠』或者『孤独』的悲伤的挽歌手的缄默。⁹ 它叹息三声，然后缄默，再次叹息三声；但是在本质上它缄默。因为不管它是什么，它不说，它不抱怨，它不责怪任何人，它只是叹息以重新进入它的沉默。仿佛那沉默会使它爆炸，所以为了能够缄默，它必须叹息。飞鸟的痛苦没有被免除；但是默然的飞鸟为自己免除了那加重痛苦的东西，那来自他人的误解性的同情参与——这是使得痛苦更持久的东西，那许许多多关于痛苦的言语——正是这言语使得痛苦变成多于痛苦的东西、变成烦躁¹⁰和悲哀的罪过。不要以为这——飞鸟在

它承受痛苦的时候缄默——只是飞鸟身上的一小点不诚实，不要以为它——不管它面对别人怎样默然——在它的内心之中并不缄默，不要以为它抱怨自己的命运、责怪上帝和人们而让“心灵在悲伤之中行罪过”。¹¹不，（不要去像上面所说的这样去以为）飞鸟缄默和承受。啊，人则不这样做。那么，为什么相比于飞鸟的痛苦，人的痛苦就显得这么可怕？是不是因为人能够言语？不，不是因为这个，我们都知道言语是一种长处；真正的问题是在于人不能缄默。这其实并非类似于那烦躁而失去耐性的人，或者更激烈一些，那绝望中的人——在那烦躁的人或者绝望中人说或者叫喊着“但愿我能够拥有风暴的声音来说出所有我的苦难——恰如我对之的感觉”的时候（其实这是对言语和声音的一种滥用），认为自己明白怎么一回事。啊，这只是一种蹩脚的补救方式，他只会同样的程度上更强烈地感觉到他的痛苦。不是办法，而如果你能够缄默，如果你能够拥有飞鸟的沉默，那么，痛苦会变得微弱一些。

正如飞鸟，百合也一样，它缄默。哪怕是在它凋谢的时候，它站着承受痛苦，然而它还是默然；那天真无邪的孩子不会掩饰自己——人们也不会去要求他（她）掩饰自己，而这就是无能者的幸运，因为『能够掩饰自己』这种艺术事实上需要人付出极大代价——它不会掩饰自己¹²，自己的颜色变了，它也无能为力，那能够让人们从这种苍白的颜色变化之中看出的，也泄露了『它痛

苦』的信息，但是它缄默。它想要保持挺立来隐藏它所承受的痛苦，只是它无力做到，它无法达到这种自制力；它的头孱弱弯曲地垂下；路人（如果有着如此同情着的路人，乃至他能够关注它！）——路人明白这意味着什么，这（虽然无声却）胜于表达；但是百合缄默。如斯百合。但是因为什么缘故，拿人的痛苦和百合比较就显得如此可怕，难道是因为百合无法言语？如果百合能够言语，啊，如果它真的如同人那样不曾学会『缄默』这种艺术：那么它的痛苦岂不是也会变得可怕？但是百合缄默。对于百合，『承受』就是『承受』¹³，既不多也不少。而既然『承受』既不多也不少地就是『承受』，那么（被承受的）痛苦就尽可能地简单化和尽可能地轻微化。而既然痛苦存在，那么它就无法变得轻微，它只能是它所是。但是反过来，如果痛苦并非『既不多也不少』地是它所是，那么它就能够被无限地放大。在痛苦是『既不多也不少』的时候，就是说当痛苦是它所是的那种确定的痛苦时，那么即使它是最大的痛苦，它也只能是那最轻微的『最大的痛苦』。但是如果事实上痛苦的程度是不确定的，于是痛苦就变大；这种不确定性无限地放大痛苦。而这种不确定性恰恰出现于人的『能够言语』这个模棱两可的长处。相反，痛苦的确定性——亦即它『既不多也不少』地是它所是——只能够重新通过『能够缄默』来达到；而这种沉默你能够在飞鸟和百合那里学习。

那里，在百合和飞鸟那里有沉默。但是这种沉默表达着什么呢？它表达着对于上帝的崇敬，他是引导者¹⁴。智慧和理智属于他。恰恰因为这种沉默是对上帝敬畏，就像这种沉默在自然之中那样，是崇拜，所以这种沉默如此庄严。而因为这种沉默是这样地庄严，所以我们能够在自然之中感受到上帝——什么样的奇迹啊，看，一切因为对于他的敬崇而缄默！虽然他不言语，而因为『一切因为对于他的敬崇而缄默』，让我们觉得他在言语。

没有诗人的帮助，你相反能够在百合和飞鸟那里学习那沉默——那是只有福音能够教导你的，亦即：这是『严肃』¹⁵，这应当是『严肃』，飞鸟和百合应当是导师，你应当严肃认真地仿效它们，学习它们，你应当变得默然如百合和飞鸟。

无疑这本身就是那『严肃』——如果这是被正确地理解，而不是像那做梦的诗人或者那让自然梦见自己的诗人所想当然的——这就是：在百合和飞鸟那里你能够感受到，你是在上帝面前，这是通常在言语和与他人的对话中完全被忘记的事实。因为，在仅有两个人在一起说话的时候，甚至更多——在我们有十个人或者更多人在一起说话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忘记，你和我，我们俩，或者我们十个人是在上帝面前。但是作为导师的百合是深刻的。它完全不让你介入，它缄默，通过缄默，它示意『你是在上帝面前』，这样你记得『你是在上帝面

前』——于是你也在『严肃』之中、在真相之中变得『在上帝面前默然』。

变得在上帝面前默然，正如百合和飞鸟，这是你所应当做的。你不要说“飞鸟和百合能够轻而易举地缄默，它们本来就不能言语”；这是你所不该说的，你根本什么都不该说，不要尝试，那怕是做最微不足道的尝试，使得沉默教学变得不可能——在这种尝试中不是严肃地对待『缄默』，而是糟糕而毫无意义地把沉默搞混在言语之中，可能是将之作为言语的对象。这样一来，沉默就变得什么也不是，相反变出了一场言语：一场关于『默然无言』的言语。在上帝面前你不要觉得你对于自己比一朵百合或者一只飞鸟更重要——而当『你在上帝面前』这一事实成为严肃和真相的时候，这后者会成为前者的结果。甚至即使你在这世界所想要的东西是那最令人惊讶的壮举，你应当去认可百合和飞鸟为你的老师，在上帝面前你不要觉得你自己比百合和飞鸟更重要。甚至即使当你展开你的计划，以至于这个世界之大不足以容纳这些计划，你应当去向作为导师的飞鸟和百合学习，在上帝面前，简单地把你的计划折叠进比一个点更小的空间，而只发出比那最没有意义的微渺性更小的声音：在沉默之中。虽然你在世界承受的痛苦前所未有，难以忍受，你应当去认可百合和飞鸟为你的老师，你不要觉得你对于你自己比百合和飞鸟在它们的小小悲哀之中对它们自己更重要。

在福音把『飞鸟和百合应当成为导师』作为一种严肃事件的时候，就是这样。在诗人那里，或者在那种恰恰因为缺少『严肃』而在那百合和飞鸟的沉默中不能完全默然却成为诗人的人那里，是不同的。确实，诗人的言语在很大的程度上不同于普通人的言语，这种言语如此庄严，以至于和普通言语相比它简直就像是沉默，但这却还不是沉默。而诗人也不会因为想要缄口而追求沉默，恰恰相反，他追求沉默是为了想要言语——像一个诗人那样言语。在那野外的沉默之中，诗人梦想着他不会去实现的丰功伟绩——因为诗人不是英雄；诗人变得善于言语而滔滔不绝——而他变得善于言语恰恰可能是因为他是那丰功伟绩的不幸爱人¹⁶——而英雄则是其幸福爱人；就是说因为这种『不足』使得他善于言语，正如不足造就诗人——他变得善于言语；他的这种『善言而滔滔不绝』就是诗。在那野外的沉默之中，他设计着改造和极乐化世界的宏伟计划，从来不成为现实的宏伟计划——不会成为现实，它们只是诗。在那野外的沉默之中他蹲坐在自己的痛楚之上，让一切——是的，包括那导师们，飞鸟和百合，必须服侍他而不是教导他——发出痛楚的回音；痛楚的这种回音就是诗，因为一声尖叫完全不是诗，而这尖叫的无限回声就其自身而言是诗。

所以，在百合和飞鸟的沉默中，诗人没有变得默然，为什么？因为他把关系搞颠倒了，他把自己弄得比百合

和飞鸟更重要，自欺欺人地觉得自己有功劳，『把辞句和言谈借给了飞鸟和百合』，而不再觉得自己的任务是『在百合和飞鸟那里学习沉默』。

啊，我的听众，但是福音一定还是通过百合和飞鸟成功地教你『严肃』，并教我使得你在上帝面前变得完全沉默！你在沉默之中必须忘记你自己，你叫什么，你自己的名字，那卓著的名字，那悲惨的名字，那无足轻重的名字，这样你就能够在沉默之中向上帝祷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¹⁷你在沉默之中必须忘记你自己，你的计划，那些宏伟的、包容一切的计划，或者那些为了你自己的生命及其将来所作出的有限计划，这样，你就能够在沉默之中向上帝祷告：“愿你的国降临！”你在沉默之中必须忘记你的意志、你的任性，这样你就能够在沉默之中向上帝祷告：“愿你的旨意行！”是的，如果你能够从百合和飞鸟那里学会在上帝面前完全默然无言——在这方面是福音所无法帮你的，如果你能够学会，那么对于你，没有什么会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福音通过百合和飞鸟只是教会你沉默，那么它已经给予了你怎样的帮助啊！因为，正如前面所讲，敬畏上帝是智慧的起始，而沉默则是敬畏上帝的起始。走向蚂蚁并且变得有智慧，所罗门如是说¹⁸；走向飞鸟和百合并且学习沉默，福音如是说。

“首先寻求上帝的国和他的正义。”但是对于人，『首先寻求上帝的国』的表达正是沉默，那百合和飞鸟

的沉默。百合和飞鸟寻求上帝的国而不是别的，一切另外的对于它们都成为一种附加物。但是难道它们不是在寻求上帝的国，如果它们根本不寻求别的东西？那么为什么福音说：寻求上帝的国；仿佛里面有这样的意思，之后有别的东西可寻求，虽然很明显福音的意思是说上帝的国是那惟一应当被寻求的？这不可否定地是因为，只有上帝的国首先被寻求的时候，它才能被寻求；而那不是『首先寻求上帝的国』的人，根本不寻求它。进一步说，这是因为，『能够寻求』本身包涵了一种『能够寻求其他』的可能性，所以福音（“至今尚未进入那『也能够寻求其他』的人”的福音）必须说：你应当首先去寻求上帝的国。最后是因为，福音温柔爱怜地降临于人，娓娓对人细语以诱导这人向『那善的』。如果福音即刻这样说：你惟独应当寻求上帝的国，那么这人就会觉得要求太高，这样他就会一半不耐烦、一半恐惧害怕地退缩。而现在福音多少是使自己适应他。在这个人的视野里有着许多他想寻求的东西，这时福音让自己的言语对准他而说：“首先寻求上帝的国。”这样，这个人就想：好啊，如果我在之后可以被许可寻求别的，那么就让我把『寻求上帝的国』作为开始吧。而这样，如果他真的以此作为开始，那么福音知道得很清楚，紧接而来的后果是什么，即，他就这样心满意足于这种寻求，以至于完全忘记寻求其他，是的，他甚至不再有寻求其他的愿望——于是现在这就是完全的真相，他惟独寻求上帝的

国。如此就是福音的方式，成年人对孩童说话也是如此。设想一个很饥饿的孩子；当母亲把食物摆上桌面而孩子看见了母亲所提供的食物时，孩子几乎是不耐烦地哭叫，“这一点点有什么用，等我吃了它，我还是会一样饿”；这孩子可能会变得很不耐烦以至于根本不愿开始吃，“因为这一点点根本不解决问题”。但是那母亲知道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她说：“是的，是的，我的小朋友，你先把这些吃掉，然后我们一直可以留意是不是要更多。”于是孩子开始吃。然后呢？一半还没有吃完孩子就饱了。而如果母亲在一开始就马上教训孩子说“这些完全已经绰绰有余了”，那么，母亲虽然没有说错，但是她却没有通过自己的行为来给出一种智慧的例子。这种智慧其实是教育的智慧，而事实上母亲通过诱导孩子“先把这些吃掉”所体现的就是这种智慧。福音也是如此。对于福音最重要的不是训斥；对于福音最重要的是使得人们受到引导。所以它说“首先寻求”。因此它打住了所有『这个人的反驳』的话头，而将他引入沉默而使得他真正地首先开始这种寻求；然后这寻求使得这人如此满足，乃至现在这就是真相，他惟独寻求上帝的国。

首先寻求上帝的国，这就是，变得如同百合和飞鸟，这就是，变得在上帝面前默然：然后别的对于你们都将成为一种附加物。

二

“没有人能够侍从两个主，因为一个人必定是要么恨这一个而爱那一个，要么投身于这一个而蔑视那一个”

我的听众，正如你们所知，在这个世界上人们常常谈论非此即彼；这个非此即彼引起极大的关注，它使得各种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投入它：在希望之中、在畏惧之中、在忙碌的活动之中、在紧张的休止状态之中，等等。你们也同样知道，在这同一个世界中人们也提到“不存在非此即彼”，而“没有非此即彼存在”的智慧，现在又引起和那“意义最重大的非此即彼”所能引起的同样大的关注。但是在这里，在百合和飞鸟的沉默中，这存在非此即彼的说法是不是应当说是可疑的呢？或者说，在这里这种“非此即彼”的东西是不是应当说是可疑的呢？或者说，关于这个非此即彼在最深刻的意义上是否惟一的非此即彼，在这里是不是应当说是可疑的呢？

不，在这里没有任何怀疑；在这种庄严的沉默之中，不仅仅是在上帝的天空之下，而且也是在这种庄严的面对上帝的沉默之中，没有任何怀疑是存在的。有一种非此即彼：要么上帝——要么，（没有上帝）于是其他的一切都无所谓；如果一个人没有选择上帝，那么，不管他在

其他之中选择什么，他都错过了非此即彼，或者说，他在他自己的非此即彼上迷失了。所以说：要么上帝；你看，在后者（所有别的一切）之中，除了说明是上帝的对立面，根本作没有任何强调；而在此却对上帝作出了无限的强调，因而根本地说，那是上帝，是他通过使自身成为选择的对象而将那选择的决定在真相中紧缩为一个非此即彼。如果一个人轻率地或者沉郁地¹⁹认为，在上帝作为『那惟一的』而出现的¹⁹地方，事实上还是有三件可选择的¹⁹东西，那么他这个人就是迷失者，或者说，他失去了上帝，所以对于他在事实上就也没有什么非此即彼；因为牵涉到那存在的上帝，如果上帝的理念消失或者被歪曲，那么非此即彼也就失去了意义。但是，这又怎么可能发生在处于那百合和飞鸟的沉默中的某个人身上呢！

于是说非此即彼；要么上帝，并且如同福音书所阐释的，要么爱上帝要么恨上帝。是的，在噪音环绕着你的时候，或者在你闲散地消遣的时候，这看上去确实像是在夸张；从爱到恨看起来有着太长的一段距离，以致人没有让这两者如此接近的权利——这里说如此接近，就是说在一瞬息间，就是说在惟一的一念间，就是说在没有中介句子、没有趋于达成一致之从句、甚至没有分隔符号而直接相随的两句话之间。而正如物体在真空之中以无限的速度下落，在百合和飞鸟那里的沉默也是这样，那在上帝面前的庄严沉默，这沉默使得这对立的

两者在同一个『此刻』中相互抵抗地进行接触，当然，也在同一个『此刻』中达成其存在：要么爱，要么恨。正如在真空之中没有第三样东西来使得下落的物体延迟，在这种在上帝面前的庄严沉默中也没有这种第三样东西能够使得『爱』和『恨』保持一种延迟的距离。要么上帝；如福音书所阐释，要么投身于他、要么蔑视他。在和他人共处中，在商业行为中，在和人众的交往中，介于『投身于一个人』和『蔑视他』有着极大的距离；“我无须和这个人交往”，人说，“但是这并不导致我蔑视他，绝对不会”。在与人众交往的关系中也是如此，一个人善于应酬，广泛地与人众交往，而在或多或少的漠不关心中并没有本质的真挚。但是，数量越少，从广泛意义上说，人际化的共处交往就越少，也就是，交往越真挚，『非此即彼』就开始越来越多地成为这关系之中的定律；而上帝的交往在最深刻的意义上是无条件地非人际化的。让我们看一下对恋人，恋人关系也是一种非人际的关系，正因为这种关系是如此地真挚：对于恋人和恋人关系说来就是：要么我们相互献身，要么相互蔑视。而现在，在百合和飞鸟那里，在这种在上帝面前的沉默中，其中没有任何他人在场，其中也就是除了和上帝的交往之外没有任何别的交往：于是这就是：要么投身于他，要么蔑视他。不存在有任何借口，既然没有任何他人在场并且无论如何，没有一个这样的其他人在场——一个能够让你投身于他而不蔑视上帝的人；因为

正是在这种沉默中清楚地显示出，上帝是多么地接近于你。那恋人间的如此相互接近，以至于只要两个人中的一个还活着，另一个就不可能『不蔑视那一个』地去献身于其他的人；这里所具有的是，那出自『非此即彼』的东西在这种关系之中。因为，这个『非此即彼』（要么投身要么蔑视）是否存在依据于两者间的接近程度有多大。但是上帝，上帝是不死的上帝，更接近于你，比那一对恋人间的相互接近更高程度地、无限接近你；他，你的创造者和维持者；他，在他之中你生活、动作和存在²⁰，出自他的慈悲，你拥有一切。那么，这个『要么投身上帝要么蔑视他』就不是夸张，这不同于一个人因为微不足道的关系而在这里引进非此即彼——一个我们完全有理由称之为一时心血来潮的人。这里所谈的不是如此。一方面，上帝当然还是上帝。另一方面他并不是在牵涉到那微不足道的东西的关系中使用这非此即彼，他不说：要么玫瑰、要么郁金香。他是把这个非此即彼使用于那牵涉到其自身的关系之中：要么我——要么你投身于我并且无条件地在一切之中，要么你——蔑视我。无疑上帝是不会以别的方式谈论其自身的；如果上帝要这样或者能够这样谈论其自身——仿佛他不是那无条件的第一位，仿佛他不是那惟一的无条件的一切，而也只不过是这样一种东西，一个寄希望于可能会被考虑进去的人；如果那样，上帝就失去了其自身，失去了关于其自身的观念，因此就不是上帝。

于是，在百合和飞鸟的沉默中有着一个非此即彼，要么上帝……并且，理解为这样：要么爱他或者——恨他，要么投身于他或者——蔑视他。

这个非此即彼到底意味着什么，上帝要求的是什么？因为非此即彼是一种要求，正如恋人要求爱，在其中的这一个对那一个说非此即彼的时候²¹。但是上帝不是以恋人的方式来使自己和你发生关系，而你使你自己与他发生关系也不同于恋人²²。这关系是另一种关系：被造物对造物主的关系。以这个非此即彼，他到底要求什么呢？他要求听从，无条件地听从；如果你不是彻底无条件地听从，那么你就不爱他，而如果你不爱他，那么——你就恨他；如果你不是彻底无条件地听从，那么你就不投身于他，或者说，如果你不是无条件在一切之中投身于他，那么你就不投身于他，而如果你不投身于他，那么——你就蔑视他。

这个无条件的听从——如果一个人不爱他，那么这人就恨他，如果一个人不是无条件在一切之中投身于他，那么这人就是蔑视他——这个无条件的听从你必须从大师那里学得，关于这个，福音书有所指向，即去向百合和飞鸟学。有这样说，一个人通过学习听从而学统治，而更确切的是一个人可以通过让自己听从而自己教授听从。关于百合和飞鸟就是这样。它们没有用以强迫求学者的力量，它们只有它们自己的听从作为一种强迫性的力量。百合和飞鸟是“听从的授课大师”。这不

是一种奇怪的说法么？本来人们把“听从”这个词用在学习者的身上，对学习者的要求是他应当听从；但是这里，导师自己是听从者！那么他教授的内容是什么？教授的内容是『听从』。通过什么方式来教授？通过『听从』来教授。如果你能够像百合和飞鸟那样地听从，那么你就也应当能够通过听从来教授听从。但是既然你和我都无法如此听从，那么就让我们在百合和飞鸟那里学习听从。

我们说，在百合和飞鸟那里有着沉默。但是这种沉默，或者说，那我们所努力向之学习的『变得默然』，是『真正地能够听从』的首要条件。当你周围的一切就是庄严的沉默，如同在百合和飞鸟那里，当在你身上有着沉默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你会带着无限的强调感觉到这个：你应当爱你的主上帝并且单单侍从他²³；你感觉到，这是“你”，那应当如此地爱上帝的是你，在这整个世界单独的你，在那庄严的沉默环绕之中惟一的你，如此惟一乃至每一个怀疑，每一个反驳和每一个借口，每一个逃避，每一个问题，长话短说，每一个声音都在你自己的内心中被放入沉默，这每一个声音就是说每一个别的声音，除了上帝的声音——而上帝的声音环绕你并在你之中，通过沉默来向你言说。如果从来没有沉默这样地环绕你并在你之中，那么你就没有学会并且永远学不会听从。但是如果你学会了沉默，那么在学习听从方面就不会有问题。

留意你周围的自然。在自然之中一切都是『听从』，无条件的听从。在这里“上帝的旨意如此行在天上和地上”；或者如果有人以另一种方式引用圣词，它们也还是适合的：这里，在自然之中，“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²⁴。在自然之中一切都是无条件的听从；在这里不仅仅——如同在人类世界中也是那样——因为上帝是全能的，所以没有任何事物，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是不依据于他的旨意而发生的；不，这里不仅仅是因为这个，也是因为一切都是无条件的听从。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无限的差异；因为一件事是，如果与他的旨意相悖，他，那全能的，那么最怯懦和最冒犯不羁的『人之不听从』，一个单个人的和整个族类的不听从，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都不会有发生的可能；另一件事是，他的旨意发生，因为一切都无条件地听从他，因为在天上和地上，除了他的旨意没有别的意志；而这就是自然中的情形。在自然之中就是这样，正如圣经中所说：“没有他的旨意，一只麻雀也不会掉落在地上。”²⁵而这不仅是因为他是那全能的，而是因为一切是无条件的听从，他的旨意是那惟一的：没有一点哪怕是小小的抗议，一言一辞都没有，连一声叹息都听不见；如果这是他的意愿，那么，那无条件地听从的麻雀就会无条件听从地落在地上。在自然之中一切是无条件的听从。风的嘘唏、树林的回声、土坡的嘎啞、夏天的哼吟、树叶的低语、草的嗽瑟，每一个声音，每一个你听见的声音，都

是所有顺从，无条件的听从，于是你能够其中听见上帝，正如那作为在『听从』之中的天体运动的音乐中——你能够在那音乐中听见他。那疾然而过的风的猛烈、云朵的轻快的形体变化、大海的点点滴滴的流易及其内聚、光芒的迅速和声音在更高程度上的疾速运动²⁶ 这是所有听从。准时的日出、准时的日落、风在瞬间之中的转向、特定周期里的潮涨潮落、季节在准确变换之中的一致：一切，一切，这全都是听从。是啊，如果天上有一颗要有自己的意志的星辰，或者地上有一粒这样的灰尘：它们在同一瞬间都被化为乌有，同样地轻而易举。因为在自然之中一切是乌有，这样理解：它是无条件的上帝旨意而不是任何其他，而在它不是无条件的上帝旨意的瞬间，它就停止了存在。

让我们更接近和更富于人情味地观察那百合和飞鸟，以学习听从。百合和飞鸟对于上帝无条件地听从。在这之中它们是大师。正是作为导师，它们知道怎样以大师的方式去达成那大多数人总是错过和失误的东西：『那无条件』。因为，有一样东西是那百合和飞鸟无条件地不解的，而这东西却是大多数人所最了解的：折中。一个小小的『不听从』它不应是无条件的『不听从』这种小小的不听从是那百合和飞鸟所无法达到的，这是它们所不愿理解的。那百合和飞鸟无法并且不愿理解的是：在事实中还应当有那种最小最小的『不听从』——这种『不听从』是『蔑视上帝』之外的其他。那百合和飞

鸟无法并且不愿理解的是：还应当存在能够让人在除了侍从上帝之外，部分地，也去侍从的其他东西或者其他人，并且这个行为还能够不是『蔑视上帝』的行为。在这样的行为——『达到那无条件的』并且『具备其生命在那无条件的之中』——之中有着多么奇妙的可靠性²⁷！哦，还有，深奥的导师们——除了在『那无条件的』之中以外，是不是还有可能在别的地方找到可靠性，既然『那有前提条件的』在其自身是不确定性？！那么，我还不如换一种方式来说——我不应当去羡慕那它们用来达到『那无条件的』的确定性，而应当更确切地说，那赋予它们值得羡慕的确定性而使得它们成为『听从』之导师的东西，正是这个『那无条件的』。因为那百合和飞鸟对上帝无条件地听从，它们在『听从』之中是如此地简单或者如此地崇高，乃至它们相信一切发生的事物都无条件地在上帝的旨意之中，并且要么无条件听从地行上帝的旨意，要么无条件听从地将自己置身于上帝的旨意之中——除此之外，它们在世界上根本没有其他事情。

尽管那指派给百合的处境是所有可能中最不幸的，以至于轻而易举就可以预计，在它的整个生命之中，它都是完全无足轻重而多余的东西，没有一个喜欢它的人会留意它；尽管地点和环境是如此“绝望地”不幸——是的，在那里我忘记了我所谈论的是百合——以至于它不仅被忽略，而且也被回避：那听从的百合听从地接

受自身的状况，并且绽开于它自己的一切美好之中。我们作为人，或者，一个处在百合的地位的人，完全会说：“这是艰难的，这是不可忍受的，如果一个人是百合，并且美好如百合，却被指派处在这样一个地方，要在一种所有可能的如此不利的处境之中绽开花蕾，仿佛是为了消灭对于一个人所具有的美好的印象；不，这是无法忍受的，这无疑是造物主的自相矛盾！”一个人或者我们这些人，在我们处在百合的位置时，会这样想和这样说，并且在这样的想法之中因戚伤而凋谢。但是百合所想则不同，它这样想：“不用说，我自己没有能够决定地点和境况，所以这和我远远地没有关系；我站在我所站的地方，那是上帝的意志。”百合如此想；而事实上也正如百合所想，人们可以在它那里看见这是上帝的意志；因为它是美好的——即使所罗门在其华丽盛装之中也不及它的美好。哦，如果就美好而言在百合和百合之间有着区别，那么这朵百合就应当得奖：它具有更多的一种美好；因为当一个人是百合时，『作为美好』从根本上说不是艺术；但是在这种状况下作为美好——在一种如此的环境里，这环境尽其所能来妨碍它作为美好，在这样一种环境里依旧完全地是其自身并且坚持着其自身、嘲弄整个环境的势力，不，不是嘲弄——百合不会这样做——而是在所有它自身的美好之中无所顾忌！因为，哪怕环境恶劣，百合还是它自己，因为它对上帝无条件地听从；而因为它对上帝是无条件地听从的，所以它无

条件地无所顾忌——这种无所顾忌，特别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只有『那无条件地听从的』才能做到。而因为它完完全全地是它自己，而且无条件地无所顾忌——这两者直接地相互对应符合，并且反过来也一样，所以它是美好的。只有通过无条件的听从，一个人才能够无条件准确地达到他所应当站在那里的这个『位置』；而当一个人无条件地达到了这位置，这个人就懂得，其实“这个位置是不是一个烂污堆”是一件无条件的、无足轻重的事情。如果那发生于百合的是所有可能中如此不幸的，它正要绽开的这一瞬间是如此地不利，以至于它——根据那它在事先几乎可以确定地估量的——将在这同一瞬间被折下，这样它的『成为存在』就成为它的毁灭，是的，这看起来就是，它成为存在和变得美好就是为了走向毁灭：那听从的百合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作为一个听从者的，它知道上帝的意志是如此，它绽开——如果你在这一瞬间看到它：你根本看不出有任何迹象表明这开花的过程同时也是它的毁灭，它如此完全地展开，它如此丰富而美丽地绽放，它如此丰富而美丽地——而因为这全部只是一瞬间——无条件听从地接受它的毁灭。一个人或者我们这些人，在处于百合的位置时，会因那关于『成为存在』和『毁灭』是同一回事的想法感到绝望，而在这种绝望之中我们不让自己去成为我们本来可以成为的，虽然那只是一个瞬间。百合则不是如此；它无条件地听从，所以它在美好之中成为其自

身，它在事实上实现其全部可能性，不受干扰地，无条件地不为那『这同一瞬间是它的毁灭』的想法所干扰。哦，如果就美好而言在百合和百合之间有着区别，那么这朵百合就应当得奖；它具有更多的一种美好——哪怕在这同一瞬间有着对毁灭的确定，它还是如此地美好。真的，面对面地看见毁灭而具有勇气和信仰，去成为存在，去成就其全部美好，这只有无条件的听从才能做到。一个人，正如上面所说，会被对毁灭的确定干扰，这样他没有去成为、去实现他的可能性，而这可能性却是他被赋予的，哪怕他只是注定得到那最短暂的生命存在。“用于什么目的？”他会说，或者“为什么？”他会说，或者“这能有助于什么？”而这样他不会把自己的全部可能性发展开来，却会怀有罪疚感，因为他，发育僵滞而丑陋地，在事先已经屈服于这一瞬间。只有无条件的听从能够无条件准确地达到“那瞬间”；只有无条件的听从能够利用这瞬间而无条件地不受下一瞬间的干扰。

尽管对于那飞鸟，当那一瞬间出现，那么它就要飞走，飞鸟知道只要它还在已有的处境，它就感觉良好，而通过飞离，它将脱离那确定的而进入那不确定的：一只听从的飞鸟还是马上开始它的飞行；简单地，借助于那无条件的听从，它只明白一件事，但是它对这件事无条件地明白：此刻是那无条件的瞬间。当飞鸟被这生命的艰酷触摸时，当它经受麻烦和逆境的考验时，当它在数天之中每一个早晨发现自己的巢窝被搞乱时：那听从的

飞鸟每天带着那第一次时的兴致和细致重新开始自己的工作；简单地，借助于那无条件的听从，它只明白一件事，但是它对这件事无条件地明白：这是它的工作，它不得不做它的工作。在飞鸟必须经历这个世界上的恶意时，当那小小的鸣禽鸟歌唱上帝的荣耀，而不得不忍受一个顽皮的小孩为了好玩而怪声模仿，以尽可能地骚扰那神圣性时；或者当一只孤独的鸟终于找到了它所喜欢的环境——一片可爱的枝杈，它爱在其上逗留，另外可能因为那可贵的回忆而感到特别亲切，偏偏却有一个用石头打鸟或者以别的方式把鸟赶离这个地方为乐的人出现时，唉，一个这样的人，他孜孜不倦于那恶的——这里我们把他和飞鸟相比较，虽然被驱赶和惊吓却还是孜孜不倦于寻求回到自己的爱、自己的旧居，这时：那听从的飞鸟无条件地忍受一切；简单地，借助于那无条件的听从，它只明白一件事，但是它对这件事无条件地明白，如此发生的一切从根本上和它无关，只是非根本地牵涉到它，或者更确切地说，那根本地和它相关的东西，也是无条件，那就是，无条件听从上帝地忍受上述的那些考验。

于是那百合和飞鸟是我们学习的对象。所以你不应当说，“那百合和飞鸟，它们轻而易举地成为听从者，但是不管怎样，它们做不了其他事情，它们也不可能以其他方式行事；以这样的方式在『听从』之中成为一种样式，只不过是一种出自必然性的行为”。你不应当这

样说，你应当什么也不要说，你应当沉默和听从，这样，如果那百合和飞鸟所做的真是一种出自必然性的行为，那么你也完全能够做到这样，去实践一种出自必然性的行为。你也一样从属于必然性；上帝的意志还是仍旧要实现，那么你去努力实践一种出自必然性的行为，通过无条件地听从而行上帝的旨意吧。上帝的意志还是仍旧要实现，那么你注目于去实践一种出自必然性的行为，通过无条件地听从而使你自己顺从上帝的意志，如此无条件地听从，以至于你真正地可以在『行上帝的旨意』和『使自己顺从上帝的意志』的关系上谈论你自己：我做不了其他事情，我也不可能以其他方式行事。

为做到这个你应当努力，你应当铭记于心，在百合和飞鸟那里情形如何，当它落实在一个人的身上时要做到『无条件地听从』是不是更艰难——对于人还有一个危险，一种（如果我敢说）会减轻他的艰难的危险，这危险是：使得上帝失去耐性。这是因为，如果你曾经真正严肃地观察过你自己的生活，或者观察过人们的生活，人的世界——这个『人的世界』是那么地不同于自然，在自然之中一切都是无条件的听从；如果你曾经这样观察，如果你感觉到——却没有毛骨悚然——这是怎样的一个真相：上帝将自己称为“忍耐性的上帝”²⁸——他，这个说非此即彼的上帝，这样理解他所说的是『要么爱我要么——恨我』、『要么投身于我要么——蔑视我』，他有着忍受你我和我们所有人的忍耐性！如果上帝是一个人，那会怎样？

在多么多么多么久之前——我以我自己为例——按理他就应当已经又累又烦地受够了我、受够了和我有关的一切，并且，会像那些做父母的人在别的场合因为完全另外的原因那样，说：“这孩子又顽皮又病态又愚蠢又令人头痛，即使说他还有什么优点，而因为他身上有那么多缺点，也不会有人能够忍受他。”不，没有人能够忍受他，但是只有那忍耐性的上帝能够忍受。

现在想一下那数不清的『正活着的』人！我们人谈论关于“去做小孩子的老师是一个忍耐性的工作”；而现在上帝，作为『那数不清的众多』的老师的上帝，要有怎样大的忍耐性啊！那要求有无限大的忍耐性的事情是，在上帝作为老师时，所有孩子都或多或少地有着错觉，他们以为自己是成年人，一种错觉——那百合和飞鸟绝对不会患上这种错觉，而正因为没有这种错觉，它们才那么轻而易举地能够达成那无条件的听从。“欠缺的只是”，一个作为老师的人会这样说，“欠缺的只是，这些孩子充满错觉地把自己当成成年人，这样你就会失去忍耐性而绝望；因为没有人能够忍受这个”。不，没有人能够忍受这个，但是只有那忍耐性的上帝能够忍受。看，所以上帝将自己称做“忍耐性的上帝”。他无疑知道自己所说的。这不是他在一种心境之中突然想到要如此称呼自己；不，他不会因为心境而有所变化——如果因心境而变化，那就是『非忍耐性』了。他在永恒之中知道这个，他从千千万万年的日常生活中知

道这个；他在永恒之中知道，只要时间还将持续²⁹，只要人类在时间之中，他就必须是忍耐性的上帝，因为，否则那人类的『不听从』是不可忍受的。对于那百合和飞鸟，上帝是慈父般的创造者和维持者，只有对于人，他才是忍耐性的上帝。真是这样，这是一种安慰，一种最急需而无法描述的安慰，为此，《圣经》中说，上帝是忍耐性的——和“安慰的上帝”；但是这就同时也是一件可怕地严肃的事情：上帝之所以是忍耐性的上帝，是因为人的『不听从』的缘故，『人妄然地滥用这忍耐性』就是一件可怕地严肃的事情了。人在上帝那里发现了一种特性，这是那『总是无条件地听从』的百合和飞鸟所不懂的；或者说上帝对人有着这样的慈爱因而他让人得到这启示——他有这种特性，他是忍耐性。但是，这在某种特定的意义上对应于——哦，可怕的责任！那对应于人的『不听从』的，在某种特定的意义上就是上帝的忍耐性。这是安慰，但是这安慰在一种可怕的责任之下。一个人敢这样想：即使所有人都放弃了他，是的，甚至连他自己都差不多快要放弃自己的时候，上帝还是那忍耐性的上帝。这是一种不可估量的财富。哦，然而请将之用于正道，记住，这是你的积蓄；为了那在天的上帝，请将之用于正道，否则这财富会使你落入更大的悲惨，它会成为其自身反面，不再是安慰，而是成为所有最可怕的指控，针对你。因为，这对于你看起来是一种严厉的说法——虽然它还是不如真相严厉——这『不去无条

件地在一切之中投身于上帝』，这“马上”就是——蔑视他：这『妄然地滥用他的忍耐性』，这就是蔑视上帝——这样说还是不能算一种太严厉的说法！

所以说要小心，留意于福音书上的教导去向那百合和飞鸟学习『听从』。不要让自己畏缩，在你将你的生活和这些导师的生活作比较时不要绝望。没有什么可绝望的，因为你本来就应当向它们学习；福音书首先是通过对你说“上帝是忍耐性的上帝”来劝导，而在之后它接着说：你应当向百合和飞鸟学习，学习『去无条件地听从如同那百合和飞鸟』、学习『不去侍从两个主』；因为没有人能够侍从两个主，他必须非此……即彼。

但是如果你能够成为去无条件地听从如同那百合和飞鸟，那么你就学会了你应当学的东西，而这是你从那百合和飞鸟那里学得的（而如果你完全地学会了这个，你就成为那『更完美的』，以至于那百合和飞鸟不再是作为导师而成为比喻所用的画面），你学会了『只侍从一个主』、『只爱他一个』和『无条件地在一切之中投身于他』。这时，那祷告，那本来也一样会实现的祷告，在你向上帝祈求时，也应当在你的身上实现：“愿你的旨意行在天上如同行在地上。”³⁰因为，通过无条件的听从，你的意志和上帝的意志同一，于是那在天上的上帝的意志，在地上你这里得以发生。在你接下来祈求时，你的祷告也应当被上苍听见：“让我们不陷于诱惑”³¹；因为，如果你对于上帝是无条件地听从，那么在你内心

没有什么意义暧昧的东西，而如果你内心没有什么意义暧昧的东西，那么你对于上帝就是纯粹的单一。但是，有一样东西是撒旦的所有狡猾和一切疑惑的陷阱所无法突袭和俘获的，这就是单一。那被撒旦敏锐地作为猎物侦寻的东西——但那是在百合和飞鸟那里所找不到的；那所有疑惑在确信找到了自己的猎物时所瞄准的东西——但那是在百合和飞鸟那里所找不到的：这东西就是『那意义暧昧的』。在『那意义暧昧的』所在之处就有疑惑，而更强烈的在那里就只会太容易了。但是，在『那意义暧昧的』所在之处，在其根本之下也以某种方式存在『不听从』；而正是因为这个，在百合和飞鸟那里就根本没有任何意义暧昧的东西，因为那『无条件的听从』深刻而全面地存在于那根本之中；正因如此，由于在百合和飞鸟那里没有意义暧昧的东西，所以百合和飞鸟不可能被引进诱惑中。撒旦在没有意义暧昧的东西的地方是无奈的，诱惑在没有意义暧昧的东西的地方无奈，如同张网捕鸟的人看不见鸟的影子：但是，如果有，哪怕只有极小极小的一丁点『那意义暧昧的』影子，撒旦就马上变得强大而有诱惑力，他开始狩猎；他是敏锐的，他，那邪恶的，他的陷阱叫做诱惑，而他的猎物叫做人的灵魂。事实上那诱惑不是从他那里出来的，从他那里出来的是乌有，而没有任何『那意义暧昧的』能够逃出他的眼睛；一旦他发现『那意义暧昧的』，他那里就有了诱惑。但是，那借助于无条件的听从而藏身于上帝的

人，他是无条件地安全的；他能够从他安全的藏身处看见魔鬼，而魔鬼无法看见他。从他安全的藏身处；因为正如魔鬼对于『那意义暧昧的』的高度敏锐，在魔鬼看见『单纯性』的时候，他变得同样高度地盲目，他变得盲目或者被盲目性打击。而在那无条件地听从的人观察这魔鬼的时候，却不会不毛骨悚然；这种闪烁的目光看起来好像能够渗透进大地、海洋和心灵中隐藏的最深的秘密，它当然在事实上也能够做到——而他有着这样的目光却是盲目的！但是，那设置诱惑的陷阱的，如果他对于那借助于无条件的听从而藏身于上帝的人是盲目的：那么对于他就没有诱惑；因为“上帝不诱惑任何人”³²。这样，他的祷告被听见了，“让我们不陷于诱惑”，这就是：让我永不因『不听从』而冒险离开我的隐藏地，而在我有辜于一种不听从的情况下，你也不要把我马上赶出我的隐藏地，在这隐藏地之外我马上会被引入疑惑。而如果他借助于无条件的听从还留在他的隐藏地，那么他也就从『那邪恶的』之中被拯救了。

没有人能够侍从两个主，一个人一定是要么恨这一个而爱那一个，要么投身于这一个而蔑视那一个。你们不能同时拜上帝和拜金，不能同时拥有上帝和世界，那善的和那恶的。有着两种势力：上帝和世界，善的和恶的；人之所以不能够侍从两个主的根据无疑是，这两种势力——虽然其中的这一种是那无限地强大的，这两种势力相互处于你死我活的搏斗中。这个巨大的危险，一

个人因『是人』的缘故而置身于这危险之中——那百合和飞鸟借助于那无条件的听从（这无条件的听从是幸福的无知）而避开了这种危险；因为上帝和世界不因这无知而争斗，善的和恶的也不会——这巨大的危险在于，“这个人”被放在两个巨大的力量之间而留给他的选择。这巨大的危险是，选择使得一个人不得不要么爱要么恨，非爱即恨；因为这两种势力是如此敌对，以至于对这一边的最小的偏向在那另一边看起来也是『那无条件的对立』。在一个人忘记了他所处的这种巨大危险时，有必要注意，一种危险，它具有这样的性质——试图忘记它，实在不是对付它的有效方式；在这个人忘记了他处在这种巨大危险中时，在他认为他没有处于危险时，甚至在他说和平无虞时³³，这时福音书的话语对于他就是一种愚蠢的夸张。啊，但是这恰恰是因为他是如此沉陷于这危险，如此迷失，以至于他既没有关于那『爱』的观念（以这『爱』上帝爱他并且上帝要求无条件的听从正是因为『爱』的缘故），也没有关于那邪恶势力和狡诈的观念，以及关于其自身弱点的观念。这人从一开始就过于幼稚乃至不能和不愿理解福音书；它的关于非此即彼的说法使他觉得，福音书是一种不真实的夸张：那危险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无条件的听从将是必需的；对于『无条件听从』的要求将会在『爱』之中找到依据——这人无法这样想。

那么福音书做的是什么呢？那具有教养智慧的福

音书不会通过介入和这个人之间的想法之争或者词语之争来向他证明应当如此；福音书很清楚地知道，可行的方式不是『一个人首先明白这是如此如福音书所说，而据此决定无条件地听从』，恰恰相反，通过无条件地听从，一个人才开始明白，这是如此如福音书所说。所以福音书使用权威，并且说：你应当。然而在同一瞬间它又缓和下来，所以它完全能够感动那最铁石心肠的人；它仿佛握住你的手，如同慈父握着他孩子的手，说：“来，让我们出去，到那百合和飞鸟那里。”到了那里它继续说：“看那百合和飞鸟，投身于忘我之中；难道这景观不感动你么？”当百合和飞鸟那里的庄严沉默深深地打动你时，那福音书继续解释说：“然而为什么这种沉默如此庄严？因为它表达那无条件的听从，而以这种无条件的听从，万物只侍从一个主，进入对那惟一的服务，融合在完美的一致性中，在一种伟大的神圣服务中——那么让这种伟大的想法抓住你吧，因为这全部只是一种想法，并且去向那百合和飞鸟学习。”但是不要忘记，你应当向那百合和飞鸟学习，你应当像那百合和飞鸟一样变得无条件地听从。记住，这是人的罪³⁴——通过『不愿侍从一个主』、或者通过『要去侍从另一个主』、或者通过『要去侍从两个乃至许多个主』——这是人的罪骚扰了整个世界的壮丽，在这种壮丽之中一切是那么非凡地好，人的罪为一个一致性的世界制造出分裂瓦解；记住，每一个罪都是不听从，每一种不听从都是罪。

三

“看天上的飞鸟；它们不播种不收割不储存”——不为明天的日子操心。“观察那原野上的草——它存在于今天。”

去看并且学习：快乐。

那么让我们观察那百合和飞鸟，这些快乐的导师。“这些快乐的导师”是的，你知道，快乐是可转达的，所以没有什么比那『自己是快乐的』的人更适合于教授快乐了。教『快乐』的教师事实上只需自己是快乐的、或者自己就是那『快乐』，除此之外，他什么都不用做；如果他自己不快乐，那么不管他怎样努力地传授快乐，这种授课都是不完美的。这样，没有什么事情比教授快乐更容易的了——哇，一个人只需自己总是真正地快乐的。³⁵但是，这个“哇”暗示了，这其实还是并非就那么容易——就是说『要让自己总是快乐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如果一个人是这样（总是快乐的），那么他能够很容易地教授快乐：这是最明确的。

然而在那百合和飞鸟那里，或者在那百合和飞鸟教授快乐的地方，总是有着快乐。那百合和飞鸟从来不会进入困境——那种作为老师的人就常常会有这情况，他把他要在课堂上讲授的东西写在纸上或者放在他的书籍收藏处，就是说在别的地方而不总是在自己身上；不，

在那百合和飞鸟教授快乐的地方，总是有着快乐——这快乐就在那百合和飞鸟之中。怎样的一种快乐啊，当白天刚刚拂晓，而飞鸟一早醒来进入这一天的快乐；怎样的一种快乐啊，虽然是另一种音色，当夜晚暮色降临，而飞鸟快乐地赶回自己的巢；怎样的一种快乐啊，那夏季长久的白天！³⁶当那飞鸟——它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工作者在其工作中歌唱，而且它的本质的工作就是歌唱——当那飞鸟快乐地开始它的歌唱时，这是怎样的一种快乐啊；而这又是怎样的一种新的快乐，当那相邻而居的鸟也开始歌唱，然后在另一边相邻而居的鸟也开始歌唱，然后合唱的声音加入，怎样的一种快乐啊；最后这成为一片声音的海洋，它让树林和山谷、天空和大地给出回音，一片声音的海洋，在这片声音海洋中那启动了第一个音符的飞鸟现在雀跃于快乐：怎样的一种快乐，怎样的一种快乐啊。如此是飞鸟的整个生命全部；在一切地方所有时刻它总是找到一些东西，或者更确切地说，找到足够的东西来感到快乐；它不浪费哪怕一时一刻——而对于它来说，如果在某一刻它不快乐，那么这一刻就被浪费了。怎样的一种快乐啊，当露水滴落使百合清新，这凉爽的百合现在正休息；怎样的一种快乐啊，当百合在浴后心情愉快地在第一道阳光中晾干自己；怎样的一种快乐啊，那夏季长久的白天！哦，去观察他们吧；观察那百合，观察那飞鸟；看它们是怎样在一起的！怎样的一种快乐，当那飞鸟藏身于那百合之所在，在那里有

它的巢，在那里它是那么无法描述地舒适，同时为了解闷和那百合嬉玩取笑！怎样的一种快乐啊，当那飞鸟高高地在树枝上，或者更高，高高地在天空中满心喜悦地俯瞰它的巢、俯瞰那微笑地仰视它的百合。充满生命喜悦的、幸福的存在，在快乐中如此丰富！或者，是不是可能这快乐更少了一些，因为，目光短浅地理解，那使得它们如此快乐的东西是微小的？不，这，这个目光短浅的理解无疑是一个误解，哇，一种最可悲和最使人沮丧的误解；因为，那使得它们如此快乐的东西是微小的，这事实本身就是一种证据，证明它们自己就是快乐和快乐本身。难道不是么？假如一个人所对之感到快乐的东西是全然乌有，而这个人还是真正地不可描述地快乐，那么这本身就是一种最好的证明，它证明了这个人自己就是快乐和快乐本身——而这正是那飞鸟和百合，那快乐的『学习快乐之导师』，正因为它们是无条件地快乐，所以它们是快乐本身。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的快乐是依赖于某些条件，那么他也就不是那快乐本身，他的快乐说起来不过是那些前提条件的快乐，并且有条件地关系到这些前提条件。但是，如果一个人是快乐本身，他就是无条件地快乐的，正如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是无条件地快乐的，他就是快乐本身。哦，我们为了能够变得快乐，这些条件们为我们人类带来了多少麻烦和忧虑啊——哪怕我们得到了所有这些条件，我们还是可能无法变得无条件地快乐。这不是同样的吗，你们，深奥的

『快乐』之导师们，这不可能有什么不同；因为，如果借助于条件的，哪怕具备了所有条件，这还是不可能变得比有条件的快乐更多，或者变得不同于有条件的快乐；条件和『那有条件的』是相互对应的。不，只有那是『快乐』本身的才能够成为无条件地快乐的，而只有通过无条件地快乐一个人才能成为『快乐』本身。

然而难道一个人不能非常简要地说明，那快乐是如何作为那飞鸟和百合的这种教授的内容的，或者那『作为那飞鸟和百合的这种教授的内容的』是什么——这问题就是，一个人能不能非常简要地为他们的教导作出思维范畴上的定性？答案是肯定的，这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到，因为，不管那飞鸟和百合是怎样地简单，它们却肯定不是没有思想的。这样，这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到；让我们不要忘记，从这样的角度上看，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同寻常的简要化：那飞鸟和百合自身就是它们所教授的东西，它们自身就已经表达了那『它们作为教师所要讲授的东西』。这里所说的，不同于那直接和最初的本原性——『那飞鸟和百合在最严格的意义上第一手地拥有它们所教授的东西』；这里所说的是那后天赢得的本原性。这后天赢得的本原性，它在那飞鸟和百合那里又重新是单一；因为，『一种授课是不是简单』并不怎么依据于『是使用简单的日常表达语还是使用浮华夸张的学术表达语』，不，『那简单的』是说，『教师自己就是那他所讲授的东西』。这就是那飞鸟和百合的情

形。但是，它们对于快乐的教授——再一次『这快乐是它们的生命所表现的』，它们对于快乐的教授，非常简要地就是如下：存在一个今天，它存在，在这个『存在』³⁷之上烙有无限的强调；存在一个今天——并且没有、完全地没有任何对于明天这一天的忧虑或者对于后天的忧虑。这不是那飞鸟和百合的轻率，而是那『沉默』和那『听从』的快乐。因为，沉默在自然之中，当你缄口于这种庄严的沉默中时，那么明天这一天是不存在的；而当你听从正如天地万物听从，那么明天这一天是不存在的，这不受祝福的一天（『明天』），它是『多嘴饶舌』和『不听从』的发明物。然而，这样当『明天』这一天因为沉默和听从的缘故而不存在时，那么在沉默和听从之中存在着今天这一天，它存在，这样存在有快乐，正如这快乐在那飞鸟和百合之中（存在）。

什么是『快乐』，或者什么是『是快乐的』？它是『对于自己来说真实地是在场的』；但是这『对于自己来说真实地是在场的』，它就是这个“今天”，这个『存在于今天』，真实地存在于今天。『你存在于今天』越是真实，那么，在『存在于今天』中，你就越多地『对于你自己来说是完全地在场』，那么那不幸的一天『明天』对于你也就越高度地不存在。那快乐是那在场的现在时带着完全的强调：那现在在场的现在时。所以上帝祝福，那永恒地说“今天”的人，那在『存在于今天』中永远和无限地对自己在场的人。所以那飞鸟和百合是那快乐，因为它

们通过『沉默』和『无条件听从』而存在于今天，因而完全地对自己在场。

“但是”，你说，“那飞鸟和百合，它们轻而易举地能够”。回答：你不要说“但是”，去这样学习那飞鸟和百合——存在于今天而完全地对你自己在场，这样你就也将是那快乐。但是，如上面所说，不要说“但是”；因为这是认真，你应当从那飞鸟和百合那里学习快乐。你更不可自大，乃至你——因为那飞鸟和百合是单一的，也许是为了觉得你是人——变得诙谐，并且谈论着一个特定的明天，说：那飞鸟和百合，它们轻而易举地能够，它们甚至根本就没有什么明天这一天来折磨它们。“但是，一个人，这人不仅仅对于明天这一天有忧虑，忧虑到他应当吃什么，而且也对昨天这一天有忧虑，关于他已经吃了的——并且没有付了钱的！”不，不要那顽皮地妨碍授课的笑话。但是去学习，至少从学习那飞鸟和百合开始。因为，不会有什么人认真地去想，那关于飞鸟和百合所为之快乐的东西和那与之相似的东西，也就是『这不是可为之快乐的东西』！这样也就是说，你成为（存在），你存在，你“今天”得到你的存在所必需的东西；你成为（存在），你成为人；你能够看，记住，你能够看，你能够听，你能够嗅，你能够尝，你能够感觉；太阳为你灿烂——并且为了你的缘故，当太阳疲乏了，月亮随后就开始，然后星辰被点燃；季节成为冬天，大自然掩饰起自己、玩陌生人游戏——为了使你愉快；季节成为春

天，那飞鸟以大群而来——为了使你快乐，绿叶发芽舒展，树林生长的秀美、成为新嫁娘——为了使你快乐；季节成为秋天，飞鸟离开，不是因为它要使自己的价值升高。哦，不，而是为了不使你因为它而无聊，树林为了能够在下一次使你快乐而收藏起自己的妆饰：所有这一切都不应当是可为之快乐的东西！哦，如果我敢责骂；但是出自对于飞鸟和百合的敬畏，我不敢，所以我不说，这不是可为之快乐的东西，而说：如果这不是可为之快乐的，那么就没有什么可为之快乐的东西了。要记住，那飞鸟和百合是快乐，但是它们，也根据这样的理解，它们比起你，可为之快乐的东西远远要少得多，而你，另外还有那飞鸟和百合可以使得你快乐。所以向百合学向飞鸟学，它们是导师，向它们学习，存在，存在于今天，作为快乐存在。如果你不能在看那飞鸟和百合中快乐——它们就是快乐本身，如果你不能在看它们中感到快乐，并因而变得愿意向它们学习，那么你的这种情况就如同那孩子——关于这孩子，老师这样说：“他并不是缺少能力，另外这事情如此容易，所以也就根本谈不上能力的缺少；这里一定是有别的原因，也许只是一点心情欠佳，对此人们不是马上就会严格地对待并且作为『不愿』乃至作为『固执』处理。”

这样，那飞鸟和百合是教『快乐』的导师。然而那飞鸟和百合也还是有着忧伤痛苦，正如整个大自然有着忧伤痛苦。难道天地万物不是在生灭流转之下叹息

么——它们违背自己的意愿，处在这生灭流转的统治下？³⁸所有一切都处在生灭流转的统治之下！那星辰，不管它有多么固定地处在空中，是的，那最牢固的，它还是会在它的陷落中变移，那从不易位的，它还是会在堕入毁灭的时候易位；在被舍弃的时候，这整个世界以及存在于其中的一切会被变换，如同人们变换外衣³⁹，那生灭流转的牺牲品！那百合，虽然它可能避免了马上被投入火炉的命运，在它已经事先经历了各种苦难之后，它还是不得不凋谢。那飞鸟，虽然它得以寿终正寝，在它已经事先经历了各种苦难之后，它还是不得不在某一天死去，和爱侣分离。哦，这一切都是生灭流转，某一天一切成为其所是，那生灭流转的牺牲品。生灭流转，生灭流转，这是那叹息——因为这『处在生灭流转的统治下』就是作为一声叹息所意味着的：被禁闭性，被束缚性，陷于囹圄；而这叹息的内容是：生灭流转，生灭流转！

但那飞鸟和百合还是无条件地快乐的；在这里你真正看见，在福音书如此说的时候是说得多么正确：你应当从那飞鸟和百合那里学『快乐』。这样的『快乐』导师——“他虽然忍受如此无限深的忧伤痛苦，却还是无条件地快乐、无条件地是那『快乐』本身”——你不可能找到比他更好的导师了。

那飞鸟和百合是怎样处理这个，处理这看上去仿佛是奇迹一般的东西——在最深的忧伤痛苦之中无条件地快乐；当那里有着一个如此可怕的『在明天』时，却还

是存在，这就是说『在今天』时无条件地快乐——它们是这样处理这个的？它们完全简单直接地处理——那飞鸟和百合一向如此——并且还是排除掉这个『在明天』，仿佛它根本不存在。使徒彼得有一句话，那飞鸟和百合将之铭记于心，它们单纯如斯，它们完全逐字逐句地理解彼得所说——啊，正是这种，『完全逐字逐句地去理解』，正是这帮助了它们。在这句话完全逐字逐句地被理解的时候，在这句话中有着极大的力量；在它不是完全逐字逐句地被理解的时候，它多少是没有什么力量的，在最后不过空洞的套话；但是，必须要有无条件的单一，才能够无条件地完全逐字逐句地理解这话。

“把你们的所有忧伤痛苦扔给上帝。”⁴⁰那飞鸟和百合无条件地这么做。借助于那无条件的沉默和无条件的听从，它们把所有忧伤痛苦扔出去——是的，如同那最有力的投掷机扔出某物，带着这样的激情，仿佛一个人带着这激情把那自己所最讨厌的东西扔掉；它们将之扔给上帝——带着这样的肯定，如同那最准确的武器带着这肯定击中对象，带着这样的信仰和信任，如同只有那最熟练的射手带着这种信仰和信任射准。在同一个『此刻』——从最初的一瞬间开始的这同一个『此刻』，是今天，与它们成为存在的那第一瞬间是同一时间——在同一个『此刻』里它们是无条件地快乐的。多么奇妙的是巧性啊！能够如此地抓住自己的所有忧伤痛苦，并且是一下子地抓住，然后能够将之灵巧地扔出去，并且这么

确定地掷中目标！而这恰恰是那飞鸟和百合所做的，所以它们在同一个『此刻』是无条件地快乐的。这完全全地是理所当然；因为上帝那全能的，他无限轻松地承受整个世界和整个世界的忧伤痛苦——也包括那飞鸟和百合的。怎样一种不可描述的快乐啊！这快乐也就是对于『上帝那全能的』的快乐。

那么去向那飞鸟和百合学习吧，去学这种『那无条件的』的灵巧性。不错，这是一项奇妙的巧技；但是正因此你才应当仔细地关注那飞鸟和百合。这是一项奇妙的巧技，并且，正如“那『柔和温顺』的巧技”，它包含有一个矛盾，或者这是一项『解决一个矛盾』的巧技。“扔”这个词把思维引向一种对于力量的运用，仿佛一个人应当聚集起他的全部力量、通过一种巨大的力量努力——强力地扔掉忧伤痛苦；然而，“强力”⁴¹正是那不应当被使用的东西。那应当被使用的，并且是无条件地被使用，是——“顺从”；而人还是要去扔掉忧伤痛苦！而且人应当扔掉“所有”忧伤痛苦；如果一个人没有扔掉所有忧伤痛苦，那么这人就难免还是保留有许多、一些、少许的忧伤痛苦，这样他不会变得快乐，而更不可能无条件地快乐。如果一个人不是把他的忧伤痛苦扔给上帝，而是扔在其他地方，那么这个人就不是无条件地摆脱这忧伤痛苦，这忧伤痛苦以某种方式还会重来，而重来时往往是一种更大更苦涩形式下的忧伤痛苦。因为，把忧伤痛苦扔掉——却不是给上帝，那么这是“分

散注意力的消遣”⁴²。但是，『分散消遣』对于忧伤痛苦只是一种可疑和暧昧的医疗。相反，无条件地把所有忧伤痛苦都扔给上帝，是一种“收集”，而且——是的，这种矛盾的巧技是多么令人惊异啊！一种收集，通过它，你无条件地摆脱所有忧伤痛苦。

那么去向那飞鸟和百合学习。把你的所有忧伤痛苦扔给上帝！但是，那快乐却是你所不应当扔掉的，相反，你要用尽生命的所有力量，以你的强力紧紧抓住它。如果你这样做，那么就很容易计算了，你总是保留某种快乐；因为，如果你把所有忧伤痛苦扔掉，那么你就只保留剩下的那你所拥有的快乐中的那些了。但是这个还是几乎不能算足够。所以向那飞鸟和百合学习更多。把你的所有忧伤痛苦扔给上帝！整个地，无条件地，如同那飞鸟和百合所做的：这样你就变得象那飞鸟和百合那样无条件地快乐。这也就是那无条件的快乐：崇拜那『全能』以此，上帝那全能的承受你的所有忧伤，轻松如同承受乌有。而那下一个（福音书确实增加了这个）也是那无条件的快乐：崇拜着地，敢于去相信“上帝关爱你”。这无条件的快乐正是相对于上帝的快乐，对于上帝和在上帝那里，你总是能够无条件地感到快乐。如果你在这种关系之中没有变得无条件地快乐，那么在你这里就无条件地有错误，在你就『把你的所有忧伤痛苦扔给上帝』上的不胜任中，在你对之的不愿中，在你的自以为是中，在你的任性固执中；简要说，这错误在于你

没有像飞鸟和百合那样。只有一种忧伤痛苦是飞鸟和百合无法教导我们，成为我们的导师的，对这种忧伤痛苦我们也就不在这里讨论：罪的忧伤痛苦。而关系到所有其他的忧伤痛苦时，如果你没有变得无条件地快乐，那么这就是你的错，因为你不愿向那飞鸟和百合学习通过无条件的沉默和听，从而变得无条件地对上帝感到快乐。

还有一件事。可能你和“那诗人”说：“是的，如果有谁能够在那飞鸟那里建家生活，隐居在森林的孤独中，在那里那飞鸟和它的伙伴是一对，但是在那里没有什么别的社会体⁴³；或者如果有谁能够和那百合一同生活在原野的平和中，在那里每一朵百合自己过自己的日子，在那里没有社会体：这样一个人很容易就能把自己的所有忧伤痛苦扔给上帝，而或者变得无条件地快乐。因为‘社会体’，恰恰这社会体是那不幸，人是那惟一的『以那关于社会体和社会体的高尚性的可恶错觉来折磨自己和他人』的生物，而社会体，为他和它的沉沦，变得越大，折磨的程度就越高。”但是你不应当这样说；不，更靠近地观察这件事，羞愧地承认，哪怕有那忧伤痛苦，这事实上是不可言说的爱的快乐——以这爱的快乐，那飞鸟，雌的和雄的成为一对；哪怕有那忧伤痛苦，这是那对于单独状态的自足的快乐——以这自足的快乐，那百合是独居的：事实上是这种快乐使得那社会体不骚扰它们；因为社会体还存在在那里。更靠近地观

察，羞愧地承认，这事实上是那无条件的沉默和那无条件的听从，以这沉默和服从那飞鸟和百合无条件的对上帝感到快乐，并且在孤独之中和在社会体中是同样地无条件地快乐。这样，你向那飞鸟和百合学习。

假如你能够学会变得完全像那飞鸟和百合，啊，假如我能够学会这个，那么那祷告在你和在我就都也应当是真相，那在“那祷告”中的最后祷告辞（作为样本，对于所有真实祷告——这祷告事实上就是祈求自己快乐和更快乐和无条件地快乐）——这祷告最终没有别的，除了无条件地快乐之外没有别的要祈求和欲望，这祷告辞结束于赞美和崇拜，这祷告辞：“你的国度、权柄”和荣耀。”是的，他的是国度；所以你须无条件地沉默，惟恐你打搅他使得你的存在被察觉，相反通过那无条件的沉默的庄严表达了，那国度是他的。他的是权柄，所以你须无条件地听从无条件地承受一切，因为他的是那权柄。他的是荣耀；所以在你做的一切事情和你苦熬的一切事情里，你无条件地还剩下一件事可做，就是给他荣耀，因为那荣耀是他的。

哦，无条件的快乐：他的是国度、权柄和荣耀——在永恒中。“在永恒中”，看这个日子，『那永恒』的日子，它永远没有结尾。所以只要无条件地坚持这个——他的是国度、权柄和荣耀在永恒中，这样对于你有一个今天，这个『今天』永远没有结尾——一个『今天』其中你永远地能够成为『对于你自己来说在场的』。那么就让

天空沦陷，那些星辰在万物的大变动中改变位置，让那飞鸟死而让那百合谢：你那在崇拜之中的快乐和在你的快乐之中的你在今天幸存过。每一个幻灭沉沦。记住，那和你有关的——虽然不是和『作为人的你』，而是和『作为基督徒的你』有关：基督教地看，甚至死亡的危险对于你都无足轻重的，这叫做“（在这一个）今天你在天堂里”⁴⁵；这样，从时间性到永恒性的过渡——那所有可能中的最大距离——是如此迅速，而即使这个过渡要通过一切的幻灭而发生，但它还是如此迅速，以至于（在这一时刻的这个）今天你在天堂里，因为基督教地说，你成为在上帝之中。因为，如果你成为在上帝之中，那么不管你活着还是死去，不管在你活着的时候，生活对于你是顺利还是艰难，不管你是今天死还是在七十年以后才死，不管你是死在大海底最深处还是你在空中爆炸：你还是不会出离开上帝，你成为（留驻）⁴⁶就是说你在上帝之中成为对于自己的在场，所以在你的死日你还是（在这一时刻的这个）今天在天堂的。那飞鸟和百合只生活一天，非常短的一天，它们却还是那快乐，因为它们，正如上面的文字中所展开的，正确地存在于今天，对于自己在场于这个今天。而你，那最长的日子被赋予了你：生活于今天——（在这一时刻的这个）今天存在于天堂，难道你不应当无条件地快乐么？你甚至应当，既然你能够，在快乐上远远地超过那飞鸟，在每一次你祈问这一祷告的时候，这对于你是确定无疑的，并且这也

是你所越来越向之靠近的，每一次你真挚地祈问这一快乐的祷告：“你的是国度、权柄和荣耀——在永恒中，阿门。”

注 释

1. 5月5日是基尔克郭尔的生日。

2. 文字应当是出自圣经。——译者注

见《马太福音》：

6:24 一个人不能事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

你们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玛门（“玛门”是“财利”的意思）。

6:25 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胜于饮食吗？身体胜于衣裳吗？

6:26 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

6:27 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或作“使身量多加一肘呢”）？

6:28 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样长起来，它不劳苦，也不纺线。

6:29 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

6:30 你们这小信的人哪！野地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妆饰，何况你们呢！

6:31 所以，不要忧虑地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

6:32 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

6:33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6:34 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足够了。

3. Trøstesløshed, 意义为“毫无安慰性”，译做“无告无慰”较符合汉语习惯。——译者注

4. 这里 丹麦文中『痛苦』和『快乐』都是名词。

根据丹麦版中兰格版注在《创世纪》(35:18)中：“辣黑耳将要断气快死的时候，给他起名叫本敖尼；但他的父亲却叫他本雅明。“本敖尼”意为“『痛苦』的儿子”；本雅明”意为“『快乐』的儿子”。

5. 这里的丹麦文原文之中：沉默 (Taushed)是名词 所以我加上『』符号 而缄默 (at tie) 则是动词形式 (不定式)。

6. 『无有』 (Intet) 也就是『没有什么』。见前一句子中出现的“没有什么”：但是如果这样，那么是不是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说，没有什么是我所应当去做的？是的，确实如此，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没有什么可做。”

7. 根据丹文版中兰格注在《箴言篇》(9:10)中：“敬畏上主是智慧的肇基；认识至圣者就是睿智。概念『恐惧』不同于概念『畏惧』。”

8. 《使徒行传》(1:7)：耶稣对他们说 父凭着自己的权柄 所定的时候日期 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

9. 这个“承受”(at lide) ,是对痛苦或者苦难的承受。

10. 这里『荒漠』和『孤独』都是名词。

11. 这里“烦躁”理解为“忍耐”的反义词“Utålmodighed”。

12. lader “Hjertet synde i Sorgen”.

13. 就是说“无能于掩饰”。

14. 或者写为『承受痛苦』就是『承受痛苦』”。

15. 或者以老式圣经用语说：他是放牧者。

16. 这是个名词 :Alvor.兼有“严肃”和“认真”的意义。

17. “Bedriftens ulykkelige Elsker” 直译为“丰功伟绩的不幸爱人”。丹麦语中

- “不幸爱人”有“单相思者或无结果爱者”的意思。
18. 《路加福音》(11:2):“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 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19. 《箴言》(6:6):“懒情人哪 你去察看蚂蚁的动作 就可得智慧。”
 20. “轻率地或者沉郁地”:letsindigt eller tungsindigt。这两个词在丹麦语中直意是由“轻一心”(let-sind)和“沉重一心”(tung-sind)构成。
 21. 《使徒行传》(17:28):“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
 22. 如果无须完全遵照基尔克郭尔的句式,这里我可以这样翻译:正如在一对恋人之中的一个对另一个说“不是这样就是那样”的时候,恋人要求的是爱。
 23. 这里的“使自己与……发生关系”是“forholde sig til”,就是说“涉入性地与……发生关系”或者说“使自己与……发生关系”。这是基尔克郭尔经常使用的一个动词结构。这里面包含了“使得自己向……”的意向性,这样一种“参与性地持有一种态度”的投入倾向,一种主动式,一种主观上的行为。与之相反,则是“冷漠而保持距离地观察”,被动而不作出主观上的行为。
 24. 《马太福音》(4:10):“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事奉他。’。”马可福音 12:30):“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
 25. 《马太福音》(6:10):“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26. 《马太福音》(10:29):“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
 27. 关于这一句,Hong 在英文版中说明这文字颠倒了光速和声速的大小

对比。当然我们完全可以忽略物理意义，而只关注文喻。

28. 丹麦语 Sikkerhed 意为“确定性,可靠性,安全保障”。
29. 《罗马书》(15:5):“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
30. 永恒不是时间。永恒是“非时间性”的。永恒在时间之外。永恒不是过去、现在和未来。
31. 《马太福音》(6:10):“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32. 《马太福音》(6:13):“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33. 丹麦语 Uskyldighed:无辜性,无邪。无罪;无害;单纯;天真无邪;无知。
34. 《帖撒罗尼迦前书》(5:3):“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产难临到怀孕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
35. 丹麦语 Synd:罪。原罪。宗教意义上的罪。
36. 在丹麦这种夏天日长夜短和冬日短夜长的区别很明显。虽然在丹麦没有白夜,但夏天有时候只有差不多两三小时的黑夜。
37. 这个“存在”(er)也是“是”,如同英文的现在时态的“存在”和“是”(is)。
38. 《罗马书》(8:20):“因为受造之物服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
39. 《诗篇》(102:26):“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如里衣更换,天地就都改变了。”
40. 《彼得前书》(5:7):“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
41. 这里,“强力”(Magt)同义于“权力”、“势力”,是指一种具有控制性或者掌握性的“能够行施于某物”的力。而前面所说的“力量”(Kraft)则是纯粹指——无论是心理的还是物理——一种发动性的能量。
42. Adspredelse, 有消遣、分散注意力、转移、注意力转向和散射的意思。

43. “社会体”(Selskab)是双关的，既可以说是一种集团，也可以说一种“为伴者”。
44. “权柄”就是那个 Magt(前注中所述的“强力”)
- 45 《路加福音》(23:43): “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46. at blive 意为“成为”、“变成”，但是同时也有着“留驻、不离开”的意思。

一个女演员生活中的危机



一个女演员生活中的危机¹

—

这样一种想法，关于作为一个女演员，也就是说具有显赫身份，无疑马上会在大多数人那里唤起这样的想像：她的生活处于一种如此魅人和瑰丽的状态，以至于在此之外人们常常会完全忘记各种刺痛：那不可思议的许多琐屑之事、所有的不公正，或者无论如何，恰恰在关键的一瞬间里的误解——一个女演员的所有能够遇上而要与之斗争的刺痛。

让我们尽可能朝好的方面去设想这些境况；让我们设想一个具备所有达成无条件的显赫的前提条件的女演员；让我们想像她赢得敬佩的认可、并且她（不管这是一种怎样无法令人置信的运气）幸运到没有成为仇恨之人迫害的对象：于是她这样年复一年地生活，在一种仍旧持续的、被认可的敬佩之下，作为那受人羡慕的、幸福的对象。看上去是如此美好、在表面上看，这好像

有某种意味；但是，如果我们更确切地看清楚、去看出这认可的敬佩是以怎样的一种货币来支付的、看出这是怎样一种破破烂烂的琐屑的可怜的总额——这种破破烂烂的琐屑在戏剧批评的世界之中构建出了 *ad usus publicos*¹ 基金会（并且，那个认可的敬佩所一如既往地支付的正是出自这一基金会），那么，敢情就有可能是如此：对于一个女演员来说，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最幸运的境况本身就已经足够凄惨可怜了。如果是如同人们所说的那样的话，皇家剧院的衣柜应当是价值昂贵的，那么无疑，报刊批评界的衣柜必定可怕地破烂的。

这受人钦佩的女艺术家还是年复一年地生活下去。正如人们在市民家常中事先就准确地知道，人们每天午饭要吃一些什么，她也同样事先就准确地知道时节里的外快。每星期有两三次，她会受到赞美和景仰、被召向表彰；在最初的三个月的时间里，她就已经会不止一次地经历报刊批评界的全部言说（以及用辞² 以一个特定的强调可以这样称呼它们，因为它们一再返回）的总数。一次或两次，在年度好的时候乃至三次，她会被某个失败的家伙或者被一个未来可能的诗人所歌唱；她的肖像被用于每一个艺术展览中；她的形象被平版印刷出来，而如果命运特别青睐她的话，她的肖像甚至会被印在手绢或者礼帽冠上。而她，作为女人而非常爱惜自己的名声——作为一个女人，她知道她的名字被挂在所有人的嘴唇上，甚至在他们以手绢擦嘴的时候也是如此，

她知道，她是所有人的钦佩之谈的对象，甚至对于那些拼命想要找一些话题来闲聊的人们也是如此。如此，她年复一年地生活下去。看上去是如此美好、在表面上就好像这有着某种意味，然而一旦她要在一种更高贵的意义上依靠这一敬佩的昂贵营养来生活、从中汲取激励和鼓舞、通过它来强化和燃起常新的努力，甚至成为最杰出的能人，而特别是作为一个女人，在一个脆弱的时刻会沮丧地四顾寻找一种真正的珍视之表达：那么她就会在这样一个瞬间真正觉得——这自然也是她自己常常感受得到的：所有这些是多么地空虚，并且，因她负担沉重的美好性而去妒羨她，这会是多么地不公平。

然而，还是年复一年，在这好奇性和不耐烦性的时代却没有很多年，于是闲谈就已经朝着这样的方向而来了，关于她正在变老，于是——是啊，无疑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在基督教国家，但是正如人们老是看到审美化的兽性的事例，那么，以人为牺牲的食人族品味也根本没有在基督教界的习俗中消失。『热烈的无趣』曾不断在对她的赞美中敲击着琐屑性的大鼓，并且以饶铍之乐赞美她³。现在，这同样的『热烈的无趣』开始厌烦这受人崇拜的女艺术家，它希望她离开、希望不再见到她，她该感谢上帝，如果它没有想要让她死；这同样的『热烈的无趣』得到了它的新的十六岁的偶像⁴，而为了这新偶像的荣耀那从前的偶像就会感受到在琐屑性的完全失——因为联系到『作为偶像』这是最大的麻烦：一个

人要能够从这个职位上宠荣地离开，这几乎是不可想像的。或者，这一情形不出现，并且不像这里所展示出的这样粗暴，那么，不时会发生别的什么，看起来仿佛要好得多，但在根本上则是同样地糟糕。琐屑性将由过去一路开来如此动力十足地继续着敬佩，乃至那被崇拜的人，在她如他们所说“变老了”之后，还能够被允许以终结速度继续走下去。表面看来，琐屑性对于那受崇拜的女演员并没有出现什么变化；然而人们还是预感到一种特定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泄漏出：那赞美者罗西弗伦吉乌斯（Rosiflengius）⁵ 慢慢地开始幻想，自己是通过『像绅士般地不断说同样的东西』来为女演员服务的。对一个女演员作出绅士奉承行为恰恰就是最高程度的厚颜无耻、一种黏糊糊的无礼，以及最令人鄙夷的那种胡搅蛮缠。每一个是特定人物并且在根本上是特定人物的人 *eo ipso*（正因此缘故）要求『恰恰被认可为这特定的东西』，既不是更多也不是更少。如果真是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剧院是一个圣殿，那么亵渎至少不会发生在非常远的地方。在十六岁的年龄就必须去承担各种老光头或者半痴呆的评论家们所写的、以艺术批评的形式出现的虚伪的跪拜和求爱，这是多么累赘和尴尬；在之后的某个时刻不得不去忍受那绅士奉承的无礼冒犯，这是多么苦痛！

但是这种非人的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它导致了对投身于艺术的女人们的那么多不公正、乃至残暴，如果不

是因为人众之中有着太少美学教养的话，它是怎样发生的呢？在对女性的关系上，大多数人的艺术批评，有着与每一个兴高采烈地谈论着『贼漂亮、活蹦乱跳的十八岁女仔』的屠夫、警卫和店员相通的本质范畴和思路。这些十八岁、这种贼漂亮的舒服、这种魔鬼般的活蹦乱跳，这就是艺术批评——并且，这也是它的兽性。而相反从美学观念出发，在所有趣味真正开始的地方、在内心变得幸福并且以强烈的意义在变形之中展现出来的地方，人众就散开了。如果有人继续在继续敬佩，那么人们就认为这是绅士奉承行为、或者这是慈悲心：因为只是由于她到了三十岁的年龄，那么在根本上她就是 *perdue*（遗逝的）！

于是值得去希望，特别是为了人们自己的缘故，为了使他们不被排斥或者将自己排斥在有意义的享受之外，去希望能够将这一偏见彻底有效地消灭。而这真的是一种偏见，乃至是一种兽性的偏见；因为更确切地说，一个女人并不是在十八岁的时候成为演员，而是在三十岁或者更迟她才成为演员，如果她真的成为演员的话，因为在十八岁年龄的『演喜剧』，审美地看是一种可疑的类型。在发展的第二阶段中开始其敬佩远远不是什么绅士奉承行为，反过来则很容易是一种拍马屁：去敬佩一个十六岁的小处女。我无法真正相信，一个本质上受了教育的审美者会说服自己去让一个十六岁的女演员作为批评的对象，特别是，她是很美丽以及诸如此类

的话；他无疑将会鄙夷这一暧昧性。真是这样，这常发生：那曾作为十八岁的女孩而引起轰动，但并不能最终成功。可以如此，她也但因而没有成为真正的演员，她在舞台上所引起的轰动完全等同于一个年轻女孩在友情俱乐部引起一个或者两个冬天的轰动。反过来说也对，如果变形成功，那么这里所谈的也就不是绅士奉承行为，因为恰恰这时并且只有这时，那敬佩，从美学的意义上说，才真正严肃地是名符其实的敬佩。

看，在剧院中为确保女演员的未来已经作出，许多努力：我觉得，如果人们真正清除这一『对于那十八年的完全非美学的迷信』，并且真正阐明『那意义重大的决定在很迟之后才出现』，那么这会非常有用——这也同样有助于确保女演员的未来。这事情本身不仅仅有着美学的、并且也有着高度的心理学的意义，因此我觉得奇怪，人们居然没有更经常地考虑这一点。有趣的是，通过那心理学的方面能够纯粹审美地算出变形，或者至少还是能够在这变形出现的时候解说它。

一份刊物上的一篇小小的文章并不适合于容纳一次彻底的、触及诸多事例的考究。因此在这里，我只是试图纯粹地在心理学和美学上来解说一种变形，无疑，这是一种艰难的、但恰恰也因而是美丽而有意义的变形。也就是说，那被预先给定的东西越多，并且因此被投入在第一次伸展之中的东西越多，那么，要得到一次新的伸展也就越艰难；而一批在根本上非审美的观众崇

拜而喧嚣地对那第一次伸展关注得越多，那么这同一批观众就越是容易被改变为反对这变形的一种恐惧的、疑心的，甚至是愠怒的对立面。一个从不曾有幸决定性地拥有『那高度地吸引和迷幻住那些非审美的观众的东西』的女演员也许能够，作为对此的补偿，有幸在平静之中达成其变形。同样这也是美丽的，并且，它恰恰在宁静之中进行，因而更容易，正因为那准备着变形的平静变化不为好奇心所争，并且不为误解所扰，避开了观众的奇思怪想。因为观众是古怪的；比如说，时间在十年的过程中冒昧地使得他们所宣称的钟爱者年长了十年，于是观众变得愤怒——对他们所钟爱者感到愤怒。

二

这样，我想像一个女演员，在她最初的开始、在她早期青春的最初幸福中、在她第一次显示出自己和第一次达成耀眼的成功那一瞬间。对此我能够在这里从美学上好好谈论，并且也很乐意谈论，因为这一考究是理想化的，并不是围绕着一个生活在同时代的、真实的十六岁女演员。同时，出于另一个原因，讲述这样一种最初的青春，在这里也有着美学上的合理性；因为，既然考究的真正对象是变形，那么，甚至在论文的思路中我也并不和那一青春性同时代。对前者的阐述是为了一种安排，诗意地和哲学地看，是一种回忆，完全没有感伤；在

那第一阶段不徘徊，相反，确切地说是匆匆地从那里离开，如同人们总是匆匆地奔向更高的，而我们知道，作者在美学上很明确地知道：变形才是那最高的东西。

于是我们看，她在十七岁首次登台。她拥有——这样说吧，她所拥有的东西是什么，这是非常难以定性的，正因为它是一种不可确定但却全面地起着作用的东西，它才被无条件听从。最乖戾的、最无聊乏味的人，坚持自己对于他只是徒劳，他必须听从；一个数学家，怒发冲冠地说『这又能证明什么？』，这样做对于他只是徒劳，他必须听从，他在根本上是信服的。 *ergo* 所以），她所拥有的东西是什么，这是非常难以定性的，正因为它是一种不确定的东西。奇怪啊。通常人们总是能够准确地说出一个人拥有什么东西，而既然人们能够说明白这个，于是人们就又能准确地看到他所达到的是什么——他通过他所拥有的东西达到了什么的目标。而相反，一个拥有『这一不确定的拥有物』的年轻的女演员，这时是在使得所有财产拥有者们一下子变得贫乏！

这一不可确定的拥有物是——不管怎么说，为了接近对它的定性，可以称之为幸运；她拥有幸运。在这里，幸运不意味着她如此幸运而有好朋友和名望显赫的相识、或者说如此幸运而在剧院中取得了优惠的条件、或者说如此幸运乃至导演和剧评家垂青于她；不，在这里幸运意味着凯撒对船长说：你在运载凯撒——和他的幸运。是啊，如果这不是在挑战她的幸运，那么她会鲁莽

地敢于在每一个她要演出的晚上让自己展示在广告招贴上：某某小姐和她的幸运——在这样的程度上她拥有了幸运。她并不是随身携带幸运——而这全能的力量喜欢随从一个年轻的女孩，这本身就已经是一桩了不起的事情了。不，是幸运自身听从她的调度和指挥。如果我们不能说她占有着幸运，那是因为她仿佛是被幸运占有——到了这样一种程度：这幸运总是追随着她，在任何她所站所行的地方、在一切她所做的事中，在手的最细微的动作里、在她的每一道眼波之中、在每一次头部的摆动里、在行动的每一个姿势转换中、在声音里、在表情中。简言之，幸运如此地追随她，乃至于它在任何一秒中都不会让内行的艺术批评家看出什么是她在没有幸运的时候所能够达到的，虽然在美学上他已经注意到，在完全另一种意义上里不是这样：所有的这一切中最好的东西仍然不属于她。

不管怎么说，再稍稍更进一步定性一点，她的不可定性的拥有物接下来意味着：青春。这并非在统计学意义上说，在八天前的星期一她年满十六岁；也不是在说，她是这样的年轻，因为它的魅力以及诸如此类而被恰如其分地接受到戏剧演出中，并且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被不恰如其分地称做戏剧演员；不，她的青春就是一笔不确定的财富。首先这是那由驱动力所构成的活泼的交互作用，人们也能够将之称为青春的生机勃勃的、丰富的骚动——对此人们总是情不自禁地带着自己的偏爱来

谈论。比如人们说：幸运地有着禀赋的孩子是家庭里的骚动因素。骚动，如果是因此而被理解为有限性的喧嚣，很快就会让人厌倦，但那是在一种更意味深长的理解中所说的骚动、无限性骚动，那种喜悦的生机勃勃的本源性——它赋予青春、使人清新康健地触及那水⁶——这种意义上的骚动则是极为罕见的，而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说，她是骚动。然而，这种骚动还意味着某种东西，并且是某种非常伟大的东西，它意味着一种本质的天才性的最初激发。并且这种骚动不意味着任何偶然的東西，它不意味着『她无法静立』，恰恰相反，它意味着：即使是在她静立的时候，人们还是能够感念到其中的骚动，注意，是在宁静中感受到这骚动。它不意味着，她奔跑着进入舞台，相反这意味着，只要她有所动作，人们就能感念到无限性的疾速。它不意味着，她说得太快以至于人们无法跟上她，相反是意味着，在她说得很慢的时候，人们也能够感念到气喘和呼吸。这一骚动对于一个人来说并不意味着她必定很快就会觉得疲劳，恰恰相反，它公开出一种根本的永不疲倦性，如同风不疲倦、自然之声不疲倦；它公开出那调皮无穷尽地丰富，乃至这调皮只是不断在透露出她拥有的远远更多；它公开出她的风情万种（而如果完全没有风情媚态的话，这样的—一个形象则是不可思议的）除了是一颗幸福无邪的心灵对于自己所具有的『无法描述的幸福』的快乐而踌躇满志的知觉之外再不会是别的。因此这在根

本上不是风情媚态，而是一种对于观众的额外刺激；就是说，这维护那『整个』的可靠性，并且以绝对的安全来维护那欢乐。

人们会以为，一方面是可靠性，另一方面是调皮、活泼、幸运和青春，这两方面是完全相异的定性，根本互不相属。然而事实上绝非如人们所想，它们正是绝对地互相共属。如果调皮和活泼不是无条件地通过一种绝对的可靠性来维护，以至于这里是足够的，对于她是足够的、对于半打其他人是足够的，那么这一切 *eo ipso*（正因此缘故）就是不幸运的，并且在本质上说就是失却了享受。人们也能够在这一点上认出它们间的不可分性：在『将调皮和可靠性同置』之中，完全前后连贯地，有着一一种相应于调皮的東西；这就好像，在一个年长却还富有生气的男人带着对一个调皮的年轻女孩的偏爱说：天哪，这真是一个可靠的小女孩；他不说『她是调皮的』，而说『她是可靠的』，而他如此说恰恰因为她是调皮的，并且这不是他的发明，而是她——就好像在迫使着他——就顽皮性而给出这一说法。

人们会以为，一方面是那欢乐，而另一方面是绝对肯定的安全，这两方面是完全相异的定性，根本不互相共属，或者，只有脑袋发昏才会想要将它们共置；然而它们恰恰是不可分的，而那辩证的正是对这一共置的发明。这必定是绝对确定的，对于所有自然定性都是如此，以及就其自身而言的一种简单的、非合成的东西。

在那被合成的东西中，很容易缺乏某种东西，但是那简单的东西、那作为直接性的东西必定是绝对的，或者完全等同地说，如果它存在，它就是绝对的。稍稍的一点欢快 *eo ipso* 被作为某种不美的东西而摒弃。因而，那真正的欢乐性恰恰是在绝对肯定的安全中起作用的，首先是对观众起着安抚的作用，但却可能避开大多数认为『欢乐性有刺激效果』的人的注意力——其实这种所谓刺激效果只属于那不真实的欢快感，或者只属于那稍稍的一点欢快。让我们在那直接的逗笑、从突发的怪想中找一个例子吧。当我们在一个夜晚看见罗森基尔德⁷走上舞台的时候，正如直接地出自无限性并带着无限性的速度、由所有怪想的精神附体，如果一个人在这样一道最初的一瞥中马上对自己说，“呵，今晚他会导致一场喧哗”这时这人就 *eo ipso* 感觉到不可描述的安抚。人深深地呼吸，正是为了真正地安宁下来；我们以舒服的姿势坐下，如同一个考虑着要以同样的姿势坐很久的人；人几乎抱怨自己没有带上食物，因为那引导向安宁的可信赖性和安全感是如此之大，乃至人忘记了这里所谈的只是剧院中的一个小时。在人不停地笑着，在完全的不声不响之中狂欢于变幻莫测的欢快的时候，他会在那绝对的安全之中不断地感觉到安宁、不可描述地感觉到是在这种绝对的安全中被说服、乃至仿佛在其中打瞌睡，因为他的性情给人留下印象：只要是可能，这一直会继续下去。反过来，如果一个直接的喜剧家不是首先

在绝对地安抚，如果在观众间哪怕是只有一点点小小的恐惧，不管他的性情能达到多远，那么在根本上就失去了享受。一般人们谈论的是，一个喜剧家能够使得观众发笑；更确切的，也许是这样说：首先他必须能够绝对地安抚，然后笑自然而然出现；因为真正的笑，真正出自心底的笑，它不是通过刺激引发出来的，而恰恰是出自安抚。关于欢快也是如此：它首先必须通过绝对的安全来安抚，就是说，当它真正地存在于一个女演员的身上时，那么它就首先起着绝对安抚的作用。正是在这种安抚之中，在这绝对的安抚和安全感的任何所在，观众再一次将自己托付出去——交付进这欢快⁸。看，这里又是一次：欢快和安全感看来如一种奇怪的组合；以『将之说成是安全的』来说关于欢快，是一种奇怪的说法，但这却是对的，并且这只是『调皮』的又一种新的表达，因为那安全的欢快正是调皮。

更进一步，还是再稍稍多定性一些，她的不可定性的拥有意味着：有灵魂，她在直接激情的定性之中与理念和思想协调；她的尚未进入反思的真挚性在本质上是和理念相和谐的；与思或者理念的每一次接触都打出节拍，并且给出共鸣的回响；她有着一一种本源的、特殊的敏感性。这样，她在灵魂性之中与作者的语句发生关系；但是她与她自身的关系则在于“那更多的”之中，在根本的意义上这种“更多的”可以被称作是“相对于台词而言的回音”和“相对于整个形象而言的共鸣”。她不

是单单地在用嘴取得作者的词句，而是以这样一种方式重新给出，乃至仿佛她是在调皮的和声中、在机灵对于自身的共知中也这样说：你能够像我所做的这样做么？

她的不可定性的拥有最终意味着：她真正地与那舞台表演的张力相谐。每一种张力能够（这是辩证之物自身的辩证法）以一种双重的方式起作用；它能够公开那人人为的努力，但它也能做到相反，它也能够隐藏起那人人为的努力，并且，不仅仅是能隐藏之，而且也能够不断地将之转置于轻易，将之改变和解释为轻易性。这轻易性则无形地立足于张力的人为努力上，但后者不被人看见，甚至不为人所感觉，被公开的只是轻松。一股重力能够使得一些东西向下沉，但是它也能够隐藏以重力使得物体下沉的作用，它能够通过使一些东西在空气中升起来表达重力。在日常的言说中，人们说通过丢弃负担来使得自己轻松，并且，这一看法基于所有平庸的人生观之中。在更高的、在诗和哲学的意义上，则恰恰相反：人正是通过重压而变得轻松、借助于一种压力而自由地飞翔到更高的天空。天体就是这样借助于一种极大的重力而飘浮的；飞鸟借助于一种大重力而翱翔；信仰的轻松飞扬借助于一种巨大的重力；希望在最高处的飘扬正是借助于磨难挫折和逆境的压力。而舞台表演的幻觉和所有眼睛的分量则是一种压在一个人身上的巨大重力；因此，在缺少这种幸福的和谐的地方，即使是使用甚至很高程度的常规运行也无法完全地隐藏起负担的

重力，而在存在着这种幸福的和谐的地方，负担的重力则不断地转化为轻易。这年轻的女演员的情形就是如此；在舞台的张力中，她就是处在她的要素之中，正是在那里她轻松如飞鸟，恰恰是重量赋予她轻易、压力赋予她飞扬。丝毫没有恐惧；在幕间她可能会感到恐惧，但是在舞台上她幸福而轻松如同得到了自由的飞鸟，因为，在这时，在压力中，她才是自由的，并且得到了她的自由。那在家的中演练厅、在幕间显示为恐惧的东西，不是无奈，而那相反的东西，是弹性使得她恐惧，正因为她身上没有同样的压力；在戏剧的张力中，这一恐惧绝对幸福地将自己作为剧烈化而展示出来。有人认为艺术家或者女艺术家不该感到恐惧，并且，『不感到恐惧』是一个伟大艺术家身上的正常特征；其实这根本就是一种非常目光狭窄的看法。恰恰是：他所具有的力量越多，他的恐惧就越大——只要他处在这张力之外，而这张力恰恰是相应于他所具有的力量。如果我们想像一下，在一种拟人化之中，那承受天体的自然力量在自身的工作之外等待着接受这工作：那么，它将处在一种死的恐惧之中，并且直到它承担起这担子，它才会无忧和轻松。所以，相对于这小小的世界的张力，有着一个太大的弹性对于一个人来说是最大的折磨之一；在他所生活的这世界之中，他，这么一个不幸的人，永远也不可能感觉到完全的自由，这因为他无法得到足够的重量压在自己身上。关键只是：恐惧绝对准确地击向一个人，关

系到舞台表演的艺术家，它恒定地总是在舞台之外，而从未在舞台之上；对于那在舞台之外并不感到恐惧的人，这种情形才在台上发生。

她的可定性的拥有物自然很容易给出。她不仅仅有着自然的魅力，也受过专业的训练；作为辅助环节，她具备一个女舞蹈家全力以赴投入的大多数东西。她的诵读法正而且准，她的噪音没有被滥用、而是有所熏陶的；没有尖叫、没有脱节，她的声音完全而确定地环拥着语句，她不是把这语句保留给自己或者为自己所用、但也不是不自在地将之给出；她出色地清晰发音，甚至在悄声细语时也是如此；她知道使用声音，并且，最重要的是，她知道怎样使用那些能够幸运地符合她的条件的东西——在那无足轻重的、那随意投掷出的聊天式台词的话题偏离中使用这声音。

这样她在十七岁首次登台。她的登场自然是一种胜利；并且，在同一瞬间她的生活变成一种民族事务。正如团的女儿被全团看成是女儿⁹，她被看成民族的女儿。仅仅看她最初一眼就足以说服每一个人：在每一代人里很难找到第二个具有这样一种罕见的幸运女性禀赋的实例。这样敬佩就成为一种民族义务，而保护这样一种罕见的植物就是一种公共事业；呵，不管这能不能准确地被称作是一种义务，作为人的弱点所致的一种理所当然还会如此：看她能够维持多久，就成为好奇心的兴趣所在。是啊，人对于罕有者的喜爱是奇怪的，

几乎就是在喜爱的最初和最高的瞬间，好奇心的冷箭谋杀已经开始了。就是说，这不是嫉妒，完全不是，这是一种在敬佩中的微妙性：说起来，它在欢呼之中不知所措，直到它完全准确地弄明白，在最初的一年里展开这一扣人心弦的张力，出于纯粹的敬仰，这张力几乎是怀疑地敬仰着。

再次提醒一下，留意那说法：如果有一个本质上的美学家生活在同时代，并且他被要求尝试着批判性地对女演员或者她的演出之一作出评估，那么他无疑会说：不，她的时代还没有真正地到来。

三

十四年过去了，她三十一岁了。在这不少年中她作为那一『不断敬仰的认可』的对象。让我通过考究这里的间歇来提示这一时光之流逝。让我们不要基于表面的松懈表象而被她所得的外快的总数欺骗，以至于不公正地去嫉妒她所得的敬仰，最好还是让我们仔细想一下，在这一无关紧要的认可的不断泛滥中混有多少草率不加思考的成份；并且，最重要的，让我们不要忘记这个事实意味和标志着什么：在这十四年里，『敬仰她』对于同时代的人来说在根本上成了一个习惯；让我们（如果我们想要准确地计量）不要（不公正地对待她）忘记从敬仰的可能荣耀中减去这些成份。哦，在这个世界上要

找到这样一个人（更不说是一个同时代的人了）是多么的艰难：他在日常习惯的诡诈之中不放纵——日常习惯之诡诈在于，虽然那表达辞本身没有变化，但这不变化的表达辞却随着习惯而在意味上变成某种别的东西，乃至虽然人们在说同样的东西，这字词上同样的东西却在这时听起来如此微弱、如此机械、如此没有调子。哦，在这个世界上谈论许多关于诱惑者和诱惑，但是到底有多少人是那些没有在习惯中被他们自己欺骗的，这样，他们看起来是没有改变、在他们的本性之中却仿佛已被消耗一空；于是他们固然还是爱着同样的人们，爱他们，但如此呆滞、如此匮乏；于是他们固然还使用同样温柔的表达辞，但如此微弱、如此无力、如此没有灵魂。假如一个国王要访问一个卑微的家庭——当然，这家庭会觉得与众不同、骄傲、几乎是被幸福淹没；但是如果陛下每天继续不断地访问这同一个家庭，那么这情形到底会持续多久呢，因为到最后那国王几乎是必须作出努力才能够得出一些意义——他访问这家庭，固然这家庭看上去没有变化、出自习惯总是在说：我们感谢这巨大的荣耀。在所有的诡辩家之中，时间是最危险的诡辩家；在所有危险的诡辩家之中，习惯是最狡诈的。人一点点地在一年年之中变化，这已经难以让人留意了；而日常习惯的诡诈是：人还是不变的同一个人、人还是说不变的话，但是人却是如此地改变了、说的东西却是如此地改变了。

恰恰因此，在所有真相的侍者之中，没用的就是无私的侍者¹⁰。其生命是纯粹的『与存在的诡辩之搏斗』，而它所关心的不是一个人自己怎样能够最好地出离这种处境，而是一个人怎样能够最真实地为真相服务并且真正地有益于人们。人们知道『利用幻觉』¹¹是怎么一回事——是为了考验人们。当一个卓越的人在极大的程度上隐居时、当他只在很少的情形中出现时，人们不会因为看见他而被纵容惯溺。相反发展出一种出色的、一种 *si placet*（如果愿意）有目的的幻觉。这个卓越者必定是某种完全上等的东西。为什么这样，难道是因为我们知道去估价他的出色品格？啊，不——那是因为人们如此稀罕地见到他，乃至这罕有的一见制造出奇妙的作用。一种古老的经验说明这是可行的；在莎士比亚对亨利四世指控亨利王子的精湛描述中¹²所表达出的方法曾成功地被许许多多国王和皇帝、教士和耶稣会徒、外交官和阴谋家们等等所使用。其中无疑有许多优秀的人们。不少也想要为真相服务。但是他们全都一致地要借助于一种幻觉来起作用，不管是仅仅为了借此通过确保人众的 *stupor*（目瞪口呆）来使自己得益，还是因为他们虔诚地、也许是明智地、借助于一种幻觉来为真相达成一种更普遍的传播。那些无条件地无私的（*uegennyttige*）真理之侍者则总是有着这样的传统。频繁地融会于人众。他们从不和人群玩捉迷藏以求在之后——当他们稀罕地如同惊奇让人结舌的对象一样地出现时——再玩那惊奇游戏¹³。相反，他们总是本原地穿着日常的服饰出现，和普通人们生活

在一起，在大街小巷里与人说话，放弃所有名望头衔——因为 如果人众每天都看见一个人 人众就会作如是想 没有其他。哦，是啊，“*mundus vult decipi*”（世界愿受骗），但是那些无私的（*uegennyttige*）真理之见证者从不曾想要进入这一幻觉，他们从不曾想要和人众有一种如下一句中所说的关系：“*decipiatur ergo*”（那么就让它受骗）”相反，他们通过做相反的事来欺骗，这就是：他们通过显得无足轻重来审判了世界。

如果一个作家，既不具备显著的想法之储备也不是很勤奋，在很长的期间内出版一本华丽的练习簿，这练习簿特别的细巧，并且以许多空白的书页来精美地装备：于是人众带着惊奇和敬佩看这华丽的现象；他们想：如果他用了这么久的时间来写这本书，并且每页有这么少的内容，那么这必定是某种非凡的东西了。相反，如果一个思维渊博的作家，不是想着华丽性、不是想着从幻觉之中得益，而是想着别的、以越来越大的勤奋努力着，知道自己能够以一种非凡的速度来工作，于是人众习惯于此并且想：这必定是草率的。因为，某样东西是不是完善地做成的，这是人众所无法判断的，人众只是遵循着——幻觉。假如一个牧师，比如说，那本来就是很有禀赋的柏林已故宫廷牧师，特瑞敏（*Theremin*），每隔八个星期才布道一次，或者也许甚至是十二个星期一次，但却当然也是在陛下们和整个王室的最高贵和最上层在场的情形之下：这样，有关这样一个高级宫廷牧师，

马上就发展出一种幻觉。他成为——是啊，事实上他自然还是他事实上所是——一个禀赋极高的人，但是在人众的眼中他成为——除了是高级宫廷牧师之外——城邦牧师或者一个堂皇的高级牧师¹⁴ 某种堂皇物、某种等同于国王的黄金马车的东西，人们只能在一年中惊奇地看到一两次的东西。人众会目瞪口呆，他们会在其智慧中作如是想：如果这样的一个演说者使用三个月的时间只是为了完美地写出一篇布道词并且背出它，那么这必定也是非同寻常的。看，那密集地等待着那『好奇而长久地被期待的第八或者第十二个礼拜天』的人众是如此之多，以至于高级宫廷牧师几乎无法自己进入布道台——而如果他一年只布道一次的话，那么那密集的人众无疑会多到他甚至无法走下布道台的程度，或者，有必要安排武装的教堂杂役和警察来为高贵的高级宫廷牧师清理出入口和出口。人众的集聚是如此之大，而如果有人在这人众集聚之中被挤死，那么下一次这人众就会更大，因为这句话不仅仅是相对于真相有效，而且相对于好奇心有效：“*sanguis martyrum est semen ecclesi.*”

（殉道者的鲜血是教堂的种子。）

而现在，一个女演员，在十四年中作为敬佩的持续的对象。当然，这时人们已经如此频繁地看见她并且在这敬佩之上打瞌睡了；人们当然知道，她是在国内——因为，如果她是那些在欧洲旅行的人们之一，那么她还是能够有希望得到幻觉的协助；人们都知道，她必定是

留在这个城市之中，因为在丹麦只有一个城市和一个剧院；人们都知道，她必定演出，因为她投身于此；许多人，尽管他们有着敬佩，还是有可能下流地认为：她必须演出，因为这是她的谋生之路；人们当然知道，人们能够看见她，通常是一星期两次。无需解释也能够知道，人们持续不断地敬佩，但是在同时代的人中有多少知道要保持真挚性和明智性的警觉，乃至他们能够在这十四年中以同样的本原性来看她，以她所保持的那同样的本原性！不，在这方面人的族类就如同集市上的孩子¹⁵，在他们感觉到他们拥有什么、他们得到许可保留什么的时候，他们就变得不知感恩，如果不是直接的不感恩，那至少也是松懈在敬佩的习惯之中。人对任何其他东西的不感恩都及不上人对上帝的不感恩，恰恰是因为他们有着一个松懈的观念：他是人们一直能够拥有的——哦，我们知道，他甚至不能通过死去来让他们感觉到他们所失去的是什么。哦，人的敬佩，你是一种多么纯粹的虚妄，特别在你自以为是持恒的时候！

在敬佩和认可的表达中却没有出现任何改变，只在语调之中；那个第一印象的 *spiritus asper*（剧烈呼吸）在一种可败坏的、习惯性的『敬佩』的温和呼吸之中减少。女演员的股份在标价上没有改变，但不是很固定，一种在暗中靠近的、令人恐惧的、在根本上是好意的、但在其好奇心中叛卖的反思开始嘟哝说，她变得年长了；没有人承认，却有人这样说，然而却没有人会承认说过这话。

恰恰因为她的生活曾是民族事务，困窘的张力就更使人尴尬。人们对她是善意的（因为，一部分人的妒忌在这样一种民意构成会参与一些什么，则是我们不想在这里详细谈论的），人们在根本上是对时间愤怒，因为在人们现在差不多是很舒适地适应了那敬佩的习惯的时候，人们习惯于她继续是十八岁，但时间却使得她年长起来。没有人去想，人们是怎样不感恩地使得那变形对于她越来越艰难，人们是怎样通过在决定性的一刻将回忆转化为一种抵抗来回报她的；没有人去想，所有这一切都可能是毫无意义的，没有任何归属，至少是不属于美学，因为恰恰是从变形起，对于她生涯的计时才真正开始。

四

那么，现在就进入那变形。那构成这个女演员的，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女性的青春。在这种意义上，青春性是年岁的猎物；哪怕时间是如此温柔、如此小心，它还是要拿走这一会流逝的东西。但是，这个女演员的身上却有着一种本质的天才性，它与『女性的青春』这个理念相关联。这是一个理念，而一种理念完全不同于各种表象性的东西 诸如『年方十七岁』本身 我们知道这种表象性的东西也正是最没有理念的女孩的情形——她刚满十七岁。如果不曾有天才性与理念的关系，那么我们就无法

谈论变形；而正因为这关系存在，并且这理念是其所是，这变形就能够成为那罕见的一类。正如自然通过其对将来的远虑和通过其记忆着的回顾——自然科学家们美丽地将之称做『那普罗米修斯的』和『那埃庇米修斯的』¹⁶而保持了连续性；在精神的关系中，那真正要构成变形的东西必定也是如此地从一开始就是在场的参与者，虽然它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没有被决定性地使用或者决定性地显现为这种变形——这恰恰就是变形。

那只具备前面的意义上的女性青春的人得不到变形，因为女性青春在这种意义上不是辩证地在其自身之中的，而只是一种无法借助于那辩证者的出现而区分脱离开生命，它只是在被销蚀着。时间就是这外来的辩证者，因此它或快或慢地销蚀着那非辩证的青春。但在有一个更多的生命的地方，时间——因为它从那直接青春性中取走什么东西——恰恰使得天才性更开放，并且开放于理想性与理念的纯粹审美关系。她自然不会变回到那后一种意义的青春中去——这种意义的青春就是屠户和观众们谈论『魔鬼般活蹦乱跳的女孩』中的青春；而只有在理想性的意义上她才变得年轻和更年轻。这时她是本质的批评的真正对象，这时，在她第二次并且以第二种力量来使自己去那同样的理念发生关系的时候，或者更确切地说，正因为这是第二次，所以她才纯理想地使自己去和那理念发生关系。事情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人可以这样问，怎么样的一种建构在本质

上是对应于一种天才性，其理念是女性的青春。很不幸，大多数人可能会回答说：这是女性的青春或者『年方十七岁』。然而这无疑是一种误解，这种误解是与那辩证者自己的思路相矛盾的。纯粹理想地或者辩证地看，要求这建构，或者这理念所在的东西在一种对理念的距离中使自己去和这理念发生关系。相应于所有自然定性，规则是『初次的是最高的、是顶点』；在理想性的意义上则是：第二次是最高的，因为，除了是这『第二次的』之外，理想不会是别的。青春的理念作为任务，和『是彻底年轻的』本身，在理想性的意义上根本不是真正地相互对应的。之所以非审美的观众有着相反的看法，是因为他们被一种幻觉欺骗，他们把对于某某少女的外表上的青春混淆于女演员本质的理想性。让我们看另一个例子。有一种抒情诗意，人们可以将之称做青春的抒情诗意；每一个 *erectioris ingenii* 有精神禀赋的) 年轻人，都多少具备一点。但愈是一个年轻人，他作为年轻人具备这一青春的抒情诗意，并且另有一种天才性，这天才性的理念是『青春所具有的抒情诗意』；现在可以问，他将在什么时候写出他最好的抒情诗，难道是在他二十岁的时候么？根本不是。他的最佳抒情诗恰恰要在他年龄更大一些的时候才被写出——在时间拿走了他青春幸运的偶然性的时候，这时，他因而纯理想地、并且因此也是在一种更深刻意义上供奉地自己去和自己的理念发生关系。那些只感觉到这一最初的

『青春之幸运的偶然性』的人们，他们缺乏审美的陶冶，并且因此而发现不了：那种幸运的东西是偶然的、无常的东西，而天才性和相对于理念的关系则是那永恒的和本质的东西。

现在这里所谈的理念是：最诗意的抒情力量中的『女性的青春性』。一个使自己去与这一理念发生关系的女演员，现在她身上所承受的最意义重大的任务或许就是《罗米欧和朱丽叶》中的朱丽叶。难道有的美学家真的会认为一个十七岁的女演员能够演朱丽叶？固然，人们是在喧嚣地谈论这种在各种驱动力之间的全部运作、这火光、这火焰，以及许多其他诸如此类，但是人们对此真正的谈论是在剧院楼座范畴里，而如此的谈论不足以来评判一种对于朱丽叶的理解。那剧院楼座想要看的自然不是一种理想的演出、一种理想性的再现；剧院楼座想要看的是少女朱丽叶，一个魔鬼般地舒服、贼爽地活蹦乱跳的十八岁女仔——她扮朱丽叶或者把自己装得像朱丽叶，而剧院楼座则享用着这样的想法：这是某某少女。因此剧院楼座自然永远也无法有这样的念头：一个女演员，恰恰是为了再现朱丽叶，从根本上说必须与朱丽叶有着年龄上的距离。然而就是这样，并且，在十八岁上的那种被敬佩的驱动力之超额，从审美上看，根本就是一种误解，因为在理想性之中是这样的：那最佳的驱动力是意识和透明性，它知道怎样去随意安排那些本质的驱动力，但是注意：它是为一个理念服务

的。固然一个女演员有着其任务，相对于这些任务那十八年是 *qvod desideratur*（所需的东西），但是这些任务恰恰不是卓越的。在一些任务中，最初青春之驱动力的这一超额要作为一场可爱的游戏来使用；这些任务则是这样一个女演员所能够接受的，并且这能够被看成是一种美丽的并且也是意义重大的消遣，直到她变得如此年长，乃至她能够借助于本质的驱动力来承担那些卓越的任务。在一场法国戏剧中演出一个十六岁的少女，这就是那合适的任务。但要身负这一肤浅的、嬉闹的脆弱性，相比于要去承受朱丽叶强烈的内涵之重，则根本算不上什么。很明显，如果一个人以为，每一个能够塑造出这样一个几乎只是粗略的形象的人，随着时间也因此将变得有能力去承担那些卓越的任务，那么这必定是一个误解。不，完全不是这样。但正因此，这样的一种情形是罕见的现象：她，一个绝对幸运地、一贯活泼而青春焕发地将自己塑造为一个流动着的海妖的轻盈形象的人在『时间之充实』（*Tidens Fylde*）之中¹⁷将自己展现在那卓越的实在本质中。

这样，变形就成为一种——在卓越的意义上的——回归到其最初。现在，这要通过展示出变形中的那些辩证定性来作进一步的阐明。时间，如前面所说，是外来的辩证者，但她本身是本原地辩证的，正因此她才能够抵抗时间，因而时间的辩证性只是公开了她身上辩证的东西——在变形之中。

时间维护自己的正当性；它从那直接的、最初的、坦白的、偶然的青春性中拿走了一部分。但时间恰恰是通过这个而使得她的天才性更本质地公开出来。她在剧院楼座的眼中输了，她在理想性的意义上赢了。『剧院楼座之混淆』的日子过去了；如果她演朱丽叶，就不再是作为少女朱丽叶而引起轰动；如果她要演这角色，那么就必须成为一种卓越的演出，或者更确切地说，一场在卓越的意义上说的演出。而这正是变形。这叫硬对硬，而这里也是如此：辩证对辩证，于是时间不再有真正要拿走什么的权力，它只是一种服务的权力，用来为公开化服务。

时间维护自己的正当性；它从那一个最初的青春性的『幸福的偶然性』或者『偶然的幸福』之中拿走了一部分，但是它也同时熏陶着她，高尚化地发展了她，于是她这时完全而自觉地，在对其本质的驱动力的支配——获取的和奉献的支配——之中，真正地能够成为她的理念的侍者——这是本质的审美关系，并且在本质上不同于『十七岁』对那特有的青春的直接关系。这一对理念的侍奉的关系，才真正地是那顶点；恰恰这一在理念之下有意识的“屈辱自己”，才正是那舞台表演的卓越崇高化的表现。『十七岁』的青春性太过腼腆、太过自负、太过幸福而无法在最深刻的，或者同一回事，在最高的意义上去侍奉、服务。但这『完全地侍奉、服务』是一种真挚的热情，『十七岁』的热情在本质上是一种『向外渴求』，它在其所

有的幸福之中，却从不能在某种偶然性面前感到确定；如果偶然性的出现得以避免，人每次还是得说：那是幸运¹⁸。因为它总是可能的。只有在那对于理念的绝对的侍奉关系中，偶然性才变得绝对不可能。

时间维护自己的正当性；某些事物成了过去；但是这时一种回忆的理想性向整个表演投出最高的照明，一个甚至在那些最初的青春日子里都不曾出现的化身。只有在回忆之中才有那绝对的宁静，并且因此恰恰有着那永恒的和平火焰、它的不朽光辉。她在她本质的天才性的永恒之中得到了安抚；她不会孩子气地或者感伤地渴望那逝者的灿烂，对此她在变形之中已经变得太热和太多。这一纯净的、安抚的和青春焕发的回忆将像一道理想化的光辉照耀整个表演，在这光辉之下表演会完全透明。

这些就是变形的环节。为了再一次从另一个方面来阐明它的特有性质，作为总结，让我们现在将之与另一种变形并列而作出比较。我们选择一种质的差异，正因此这种对比会引起本质上的兴趣，而又在同时阻止所有好奇的量化——关于“那一种是最佳的”，等等。这第二种变形是连续性的变形，再进一步定性就是一种过程、流转的继续、一种在岁月中持恒的变化，这样，那女演员随着她变得年长而渐渐地改变她的领域、去扮演年长的角色，再一次同样完美，正如她在她年轻的时候完成年轻的角色。我们可以将这一变形称为简单直接的

完美性。它特别具有伦理学方面的意义，并且它因此会使得一个这样的伦理家高度地感到喜欢、乃至简直就是信服，这伦理家在为自己的人生观的所作的奋斗中骄傲地指着这样的一类现象，就好像是指着自己的胜利，在平静而真挚的感恩中他将这样的一个女演员称作是全能的支持者，因为她比他更好地、并且是在那些最危险的关键之一的方面证明了他的理论¹⁹。而我们在前面所谈到的那种变形则相反是强力性的变形，或者，它是一种向其最初越来越强烈的回归。这种变形会绝对地让一个审美者感兴趣，因为强力性的辩证法恰恰就是『审美的一形而上学的辩证法』。在他指向这现象的那一刻，他会比阿基米德得更幸福地狂热呼喊“*heureka*”²⁰：陶醉于敬佩，却在辩证的思考中清醒，他只想注目于这一『独一无二的』，并把找座位看成是自己的任务，以求这奇妙的东西能够恰恰按照它本来的样子被看见和敬佩。

连续性的变形随着岁月的流转会均匀地散布在女性理念之中的任务的本质范围；强力性的变形则随着岁月流转而越来越强烈地使自己去与那同一个不变理念发生关系，这理念，注意，在审美的意义上是 *sensu eminentissimo*（在最卓越的意义上的）女性之理念。如果人们，论及那相应于连续性的变形的女演员，说她在理想性的意义上固然变得年长，但是在时间性的意义上没有变得年长；那么，谈及那另一个女演员，人就必须说：她

变得更年轻。但对于这两者，我们都得说：时间是没有权力摆布她们的。就是说，年华的权力有着一个对抗者，它就是完美性，这完美性正是在年华之中展开自己；年华的权力还有另一个对抗者，它就是强力性，它正是在年华之中开放出来。两种现象都是罕发性，并且两者有着共同点：它们随着时年而越发罕见了。恰恰因为它们辩证的同置合成，所以它们的存在也就一年一年地变得辩证；每一年都试图证明其关于『年华之权力』的定理，但是完美性和强力性会胜利地为年华的定理给出反证。这再一次在观众心中给出绝对的安宁，因为那十七岁的青春性毕竟是脆弱的，而完美性和强力性则是绝对的可靠性。

如果通过这小小的文章，我得以顺利地提供一些东西来阐明，尽管年华流逝，那本质的女演员的未来是多么安全，那么这对我就会是一种珍贵的满足，更多地是因为，我确信，相对于对一个女演员的未来的正确理解，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有着足够多的误解；而这同一个误解，它误读而非审美地高估『开始』，误读而非审美地错看那『后来的』或者更确切地说那『最高的』。

1847 年夏

Inter et Inter(间于和间于)

注 释

1. “一个女演员的生活中的危机”本来是连载于 1848 年的《祖国》杂志上，一篇关于海贝尔夫人的文章。这部书为当时的戏剧批评给出了一道分水线——在这本书中，女演员约翰娜·露易丝·海贝尔（Johanne Louise Heiberg）被严肃地作为艺术家来对待了。约翰娜·露易丝·海贝尔（1812 - 1890），丹麦王家剧院的首席女士、文学（剧作）家约翰·路德维希·海贝尔（Johan Ludvig Heiberg, 1791 - 1860）的妻子。1828 年 12 月 2 日莎士比亚的《罗密欧和朱丽叶》首次在丹麦上演，不足十六岁的约翰娜·露易丝·佩特格（当时她尚未嫁给海贝尔）演朱丽叶。她成为当时出色的演员——基尔克郭尔在《非此即彼》的“最初之爱”中就对她扮演艾玛琳给出了描述。1845 年，《罗密欧和朱丽叶》再次进入节目单，十六岁的艾玛·梅耶演女主角；到了 1847 年三十四岁的海贝尔夫人重演她从前所演的角色。

文章是在写成之后一年半才刊登出来的，并且是匿名的

2. *ad usus publicos*: 拉丁语“用于公共所需”。当时的一个用来赞助应得赞助者的基金会。
3. “用辞”（*vending*）这一名词在丹麦语里源自动词（*vende*）的名词化，并且 *vending* 也意味着“转向”，而基尔克郭尔这里的文字游戏是使用 *vending* 这个词的双义：因为它们返回（*vende tilbage*: 向回转向），所以被特别强调地称做 *vending*（用辞 / 转向）
4. 见旧约《诗篇》（149:3）：“愿他们跳舞赞美他的名，击鼓弹琴歌颂他”
5. 十六岁的爱玛·梅耶在 1845 - 1847 年在皇家剧院演朱丽叶的角色
6. 罗西弗伦吉乌斯是丹麦剧作家路德维希·霍贝尔的戏剧《幸福的沉船》中的一个爱恭维、乱叫好的人物。
7. 参读《约翰福音》（5:2 - 9）：“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

来话叫做毕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等候水动。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搅动那水，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什么病，就痊愈了。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三十八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么。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走了。”

8. 罗森基尔德 (Christen Niemann Rosenkilde, 1786 – 1861) 丹麦的著名喜剧演员。
9. 丹麦语“欢快、欢闹、欢快气氛”(overgivenhed)的词根是“交出、托付”(at overgive)。也许关联是，人在欢闹(overgivenhed)中是忘我的，也就是说将自己交付出去了(overgiven)。
10. 《团的女儿》是董尼采第(Gaetano Donizetti)的歌剧。中文也有将之翻译为《军中女郎》的。
11. 这里基尔克郭尔可能有意使用了语言中的关联：没用的(unyttig/无用的)和无私的(uegennyttig/无自用的)。
12. “利用”(benytte/用)和上面的两个词有着词根的关联。
13. 见莎士比亚《亨利四世》，第一部分第三幕第二场。
14. “惊奇游戏”是丹麦的一种游戏。一个人坐在中央而许多人围成圈子，另一个人沿圈子走动就人们对中央所坐的人的“令人惊奇”的方面提问，而中央人则通过问题而猜测问题的来源。
15. 这里基尔克郭尔可能有意使用了语言中的关联：“城邦的、市政的”(stads-)是堂皇的(stadselig)的词根。
16. 参看《马太福音》(11:16-17):“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

17. 盗火者普罗米修斯被用来标示先知先觉者、而他的弟弟埃庇米修斯（是他接受了潘多拉）则标示了后知后觉者。
18. “时间之充实”是基尔克郭尔多次用到的一个词。在《概念恐惧》中有这样一段：“在基督教中一切问题都是环绕着这样一个概念——这个概念使得一切都焕然一新，这个概念就是『时间之充实』（Tidens Fylde）；但是『时间之充实』是作为那『永恒的』的『瞬间』并且这个『永恒的』同时也是那『将来的』和那『过去的』”。
- 渊源可参看比如说《加拉太书》（4:4）：“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人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其中的“时候满足”其实是另一种译法）
19. 在丹麦语中，幸福（lykke）这个词中包容有“幸运”和“成功”的意思。
20. 在基尔克郭尔的《人生道路中的阶段》的上半部中，法官威尔海姆谈及与海贝尔夫人同时代的女演员尼尔森（Anna Helene Dorothea Nielsen）。
21. 在阿基米德在浴中发现了比重原则时，他这样呼喊。

附 录

“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 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

马骅¹

有人说他是一个情僧，一个和苏曼殊一样的诗僧；有人说他是个顽童，一个不守规矩不按牌理出牌的文学混子；有人——他的一个朋友在一篇湮没无闻的文章里这样描述他：“在万里之外朝拜云霞。”而他自己怎么说呢？——“我曾经是一个自大狂。”

所有的描述似乎都离不开两点：他的似乎自我放逐般的万里飘零和他在少年时代肆意妄为的文学做派。

对于前者，我想各种关于当代中国诗歌的文章、评论中都有了足够多的文字来对此形容，关于那个“撒娇派”，关于那个在上海有些像秘密行会般的地下文学圈子。但我肯定没有足够多的人看过这群年轻人留下的其他文字，那些怪里怪气的诗歌宣言，那篇伪造的后来引起轩然大波的邓丽君来信和那些记录了青春狂想的诗篇。

我到上海的时候，京不特已经出走五年，我从身边的朋友口中断断续续地听到了关于他的故事——之所以称之为故事，是因为我总觉得那些经历传奇得有些虚假——看到了他出走前留下的一些诗，一些闪烁着年轻人的机智而后又走向无尽的感伤的诗篇：“和风之下，我为每一个人的身世痛哭。”（《同驻光阴》）看到这样的句子，那个瘦弱但决绝的身影渐渐清晰起来，一个屈子或兰波形象的当代中国版。

然而几年之后我在北京真正见到传说中的这个人物时，我几乎有些失望。一个身材多少显得矮小，而且有了发福迹象的男子，脸上挂着礼节性笑容，发型是标准的虚无——光头。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经常在一起喝酒闲聊，聊到他在东南亚的漫游、坐监，在欧洲过活的窍门，聊到年少轻狂。微笑，从容，从不自怨自艾，一个似乎不太诗意的形象。这样的形象虽然与我想像中的无根浪子有不少距离，但却让我由衷地感到一种亲切自然。用我一个酒鬼朋友的话来讲：“也许大家都过了伪装的年纪。”

说到这里，我越来越感觉其实我不太适合写这篇文章，来为京不特的网上专题³做个引子。我对他的了解并不充分，对他和他的文字的把握也难说准确。但想到和他一起喝酒畅谈的愉快，想到他微笑的样子，又觉得义不容辞。也许，当过花和尚的京不特会说，这是缘。我不清楚。

但让我觉得自己和他有缘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和他是同一天的生日。那一天的黄历上写着：“我在暗处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这也是我写这段文字的原因之一。

注 释

1. 本文作者是上海诗人，译者京不特的朋友。于 2004 年赴藏支教时不幸遇难。
2. 本文原为马烨为京不特的个人主页所作。